



# 作品

期六卷一

行發版出屋書草野

# 南 京 興 業 銀 行

大 廈 自 建  
業 務 切 實



上海  
南京  
漢口  
蘇州  
無錫  
常州  
鎮江  
揚州  
南通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  
蘭州  
西寧  
昆明  
貴陽

# 信 成 商 業 銀 行

自 建 四 層  
新 廈 並 築  
新 式 倉 庫  
辦 理 銀 行  
以 及 堆 棧  
一 切 業 務

總 行 設 於 南 京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漢 口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蘇 州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無 錫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常 州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鎮 江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揚 州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南 通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徐 州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蚌 埠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蕪 湖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安 慶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九 江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長 沙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重 慶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成 都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西 安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蘭 州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西 寧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昆 明 中 路  
分 行 設 於 貴 陽 中 路

# 第一卷訂閱辦法

- 一、本刊原擬不承受訂戶，近因外地讀者紛紛來函，以購買不便，要求訂閱，始承受理訂閱。
- 二、訂閱以一卷為限，自二卷一期至二卷六期，中途概不取消。
- 三、總管讀者姓名，訂閱一卷，收費五十元，郵費在內。
- 四、訂閱以一千戶為滿額。
- 五、訂閱期限，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止。逾期概不承認。
- 六、請填寫訂閱表格，附同訂費，請用郵局小匯票，郵票概不通用。一併寄品發售部。

## 第一卷合計本預約

本刊第一卷業已結束，為便於各界保存起見，特將工裝檢合訂本，定於三十三年一月間出版。預約數量有限，有意購買者請速向本報訂閱部訂取。預約費每份一元，郵費在內。

登報

貴刊第一卷第一號 附刊訂價

本下訂查收據候荷此致

野水書局 發行部 查照

姓名  
地址

附計費郵局小報匯兌

正

年 月 日

元 正 印

# 田野作

編主野田

大火

潘中一蛙

飲食以後

東野平

徹蓬車

夏 齋

無辜

荒 砂

夜道上

穀 梁 異

您不是不知道的

田 野

旋風

夏 穆 天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大

# 火

潘中一虹

其實是大火燒了之後，六個月了。因為當局的防患得力，易於燃燒的茅草房子泰半被折掉；并且天氣又尚未到認真乾燥的季節，死灰既不復燃，所以樣子頗頗平恬。然而也真够難看：新興的一切一時尙未來得及裝璜起來，過去像樣的東西又全被火和打劫的人弄得精光，以致於儼然一具死屍，死了，又被掘了墓，弄得亂七八糟。——我所說的這地方是一個大城裏面的一條大街，位置十分衝要，正當這大城的中心十字的一肢。四五年前原本是一條荒涼的路，後來因為暴發戶的商家漸漸聚得多起來，馬路兩旁就像歡迎隊似的擠了兩串行列，櫛櫛比比，一來錢上狠，二來自己多半說不定是否站得住腳，所以都不肯弄像樣的建築，馬路兩旁櫛櫛比的全是茅草和木板築起來的店舍，火一來自然燒得起勁。并且非常唐突的大風又作孽，一燒就燒掉大半條街，連地皮也烏焦了。後來也沒有人認真收拾，所幸來往人多，就地蕩起塵土來漸漸把痕跡遮住了。餘剩下來的，已經說過，半年中泰半拆掉，只要重整一下，也未始不能夠變成一條趁心的街。不過這還要耐心的等；我們總之是有這耐心，養成凡事等待的習慣了。若是那新來的外方人，就不成，他性子急，看不慣。你說您慢慢兒的瞧，就會好起來的。他却說我等不及。「等不及也不成，反正您得等着。」我知道您要這麼說，其實我也只好這麼說。甯靜以致遠呀。

喏，真的是有個外方人來了，他是不遠千里而來的。因為老地方總吃不飽飯，說是打算遊歷遊歷，就來了，其實是爲的找點事作。纔一來，首先找到他的熟人XY。XY先生是當地十分活躍的新聞記者，人很玲瓏，兜得轉。兩人一見將事體先攤開，就逕去攜手遊覽市容了。

「喏，您慢慢兒的瞧，就會好起來的。」

「……」

「您怎麼有一點兒不相信，您瞧，尺碼這麼寬，鋪上瀝青，要是再建起兩排大廈來，要是再，要是再。您不能不相信。」

「……」

「您等着瞧吧，要是，要是，——您當心，這地方淨是碎石塊……」

——他們現在正是經過這燒過大火的破馬路，XY先生說了很多了。

「您還是半睡半醒的，把自己叫做XY嗎？X……XY兄？」

外方人先生，已竟說過，他性子急，又有些口吃。現在他難得的說了話，不幸卻沒有把XY先生的話接上筭，只是另外的說了。

「不是。」這并非否定什麼的，只是XY先生的習慣，他現在回話：「不是。您得留神，鞋子給石塊一碰就會碰掉一大塊。而且有的碎爛東西您也真不能踩它，沒燒壞的假古董，小壺蓋，電木的小碟子，您不留神，一腳就完了。」

「X……XY兄，我擾得您昨晚晚上睡得太遲了。您，XY……Y兄，您說的是什麼？」

這一回XY先生停住了，面前正有一段焦殘的木柱，XY先生將一隻腳登上去憩憩腿，說道：

「亂七八糟，剩下來的，我說，譬如電木的小碟子，小壺蓋，沒燒壞的假古董。老兄，你不知道這地方過去還有古董店呢！」

「啊，啊，啊嚏！」

「怎麼？慙感了胃，拿手絹醒醒慙的鼻子吧。不過……我跟慙說，我在這地方可遇見過好東西，並且後來我扒到一個焦電筒，夜裏走路是必需電筒的，所以，我一拾到它，就把其餘的小東西通扔了，拿回去着實修了一番

，用到現在。後來，我還發現一卷字畫，可惜我發現的晚了一點。」

「……噫。」很長的一次，開頭抽了一大口氣，毅然決然噴出來的，所以很響。

「您真是不服水土，再醒醒您的鼻子吧。不是，我來的稍晚了一點，可惜踩得只剩得一根棒，紙全部焦了，却餘下來寫字人的名款，這一點倒很完整，『弟，李鴻章拜輓。』不知道是他送誰的輓聯呢。」

「唔，您到的太晚了，早一刻，就是當，當，當火剛剛燒過您就來，那您，那您，你一定得到那一卷完整的輓聯了。」

這推論或者很對，只是因為正用手絹在繼續醒鼻子，也足以見得性急，一面醒一面就嗚嗚嗚嚕說話了。所以使XY先生竟沒有聽清楚，而且事實也沒有聽，因為已竟神往到那大火的當日，喃喃道：

「要是果然捷足，或者簡直是在燒着，我一定可以拾得多一點。」

「啊——噫，唔！」

「不過也着實難，風火太急太驟，人是要昏的。既或是局外人，也難免算計不清楚，以致於把腳上的鞋子落到火場殉了劫……唔，您不知道人要是給火場裏的焦煙薰一薰說是消災免難的嗎？」

「這話，想是有，唔。」

「有，怎麼沒有。我就是信，我就是決心當火燒得最烈的時候來參加的。可說，聽說那天火燒得有五六丈高，三里的街倒燒了一大半，想是有二甲路長，好一大片呢！說是煙也大，夾着風夾着火，給它薰一下真也得消十年的災！不是，災不災且不說，只說我的職務……」

「唔，您、您為何不借差您的職務早一刻趕到，一面採訪一面尋摸一點外快呀？」

「不是。」XY先生給外方人先生的急性子弄得有些不高興，並且覺得性急的人一談得入了港更外難纏，就索性回道：「那不成，借着職務來，您真外行，那得打聽消防隊員姓名回去繳差，看着錶，看着火燒的時間，忙着手，不提防燒一頭水，次日要發寒熱吧？」



「然則您可以用市民的資格參加。」

「那怎樣進得去火場呢？那怎樣闖到中心區去呢？警察呀，你不知道，可真多，他們要干涉閒人的！」

「您不必承認是閒人，您說您正是搶救的義士，自然，您必需拿了小罐，裝點水，蹣到跟前去，胡七胡八一潑，然後，您爲所欲爲。」

這一來，XY先生忽然浮起一種錯過機會的悲哀，很難過的樣子，把腿從木樁上移下來，大概心臟不好，站了一刻，腿就有些麻痺了，所以把手在膝上按了幾按，又捶了幾捶。忽然，這時候，XY先生像兔子一樣的朝後一跳，竟跳了三兩步，並且很張皇的樣子，招呼道：

「不好，這地方的警察有些毛病，他在伺察着我們，並且已竟發現您的口音不對了！」

外方人先生眼看着他的老朋友聲音簡直有一些顫抖，而且看情形是準備立刻逃掉的樣子，弄得他也很張皇，然而却並沒有回首瞻仰瞻仰那有什麼毛病的警察先生，不知道是因爲不生興趣，還是不敢，竟然頭也不回，也像兔子一樣的跳了三跳，已竟又站在XY先生的臉跟前了。

「您不該嚇唬人！」大約總是跳得很吃力，所以外方人先生有一些喘息，說道：「初到此地，實在禁不住什麼，麼麼。我的，我的老朋友——朋友，您不該一開頭就開玩笑的。」

「不，看樣子我得跟你發誓了，您再過來一些，您瞧，這地方有一大棵焦樹幹。唉，竟沒有人把它伐去。你來，且在這後面躲一躲。對啦，這樣子比較安全了些，您這再偷眼看一看，他不是正在瞞着我們嗎？」

兩人果然已竟躲到一段樹幹的後面了，外方人先生此時好像有意鎮定一下子，摸了烟出來，兩人吸着，XY先生竟然噙得咳嗽了一氣，足足有半分鐘，這才手拍拍胸，說道：

「您的牌子真好，這年月你還抽這個，老實說，我有點噲，因爲我無法不猛一些抽，正如我們的友誼，長時不見，一碰頭就恨不得一口吞下來……您給我想一想，啊，像是，差不多有三兩年沒有抽到這樣牌子好的香烟了！」

「真不幸的是你，天可憐，我還有三枝，通給您吧。」

「不，那怎麼好讓我收您的，只要等一下再吸的時候，您再讓一枝給我就行了，不，不，這怎麼好……」

却已竟在手裏了。XY先生很遲疑的後來才把那空了大半盒的香烟放進袋裏，然後千恩萬謝了一通，却不料對面的人彷彿受了傳染，這時候也因為喘得受不住，在響亮的咳嗽起來。

「您真彷彿讓火場上的濃煙撲得重了，喘得很難過嗎？」

「不，我不知道比您的經驗怎樣，在我是覺得喘得不算重的，X，XY兄。」

「不是，我猜您剛才那一口也像是抽得猛了……不是嗎，你難道沒有參觀過火場？」

「XY，Y兄，經驗上我沒有，真的，我發誓我沒有參觀過比您所見者大——五六丈高和兩里地，兩方里吧？這也總算是大體積的火燒了。然則，X——XY兄您對於火，經驗上，您得了怎樣的觀感呢？」臨了這一句雖然講起來費了些勁，然而外方人先生大約鎮定過了，竟沒有過甚的口吃。

口吃的這回却是XY先生，說道：「火，經驗上，火，火……啊，您再過來一點，警，警察你，您瞧，警察，那裏又在伺察着您呢！」

「您又來了，您不——不能再專心的談一談嗎？」

「不是，您瞧瞧，情形不對，我們活動活動，走兩步，這裏的風景也還可觀呢。」

「不，XY，Y兄，你總得講點這地方的精采，否則我……您，您，您怎麼真定嗎？」

「不是。」但是XY先生確已竟朝另一方走動着了，竟不管外方人先生跟不跟過來，一面走一面說道：「您真不替自己想一想，警察可是在注意您的外方口音呢！」

「注意的是您，我想，X——XY兄。」

「具您，不是我，您應該接受這勸告，您提防着！」

「哈！」——這一聲外方人先生實在叫得緊張，竟然使得XY先生打了一個踉蹌，總算竭力定了神，才站住

反問道：

「什麼呀，你這樣大驚小怪？」

「我是，我，不，XY——Y兄……」

「我勸告您，您的口音可不對！」

「不不，呀呀呀！您，精心，您，您瞧瞧，您快，您瞧瞧您的口袋冒着煙了！」

果然，這一來XY先生真的一跳跳了很高的一次，衣袋上已竟燒穿了一個洞，很臭的焦煙繞着XY先生的肘腋上騰着，竟沒有覺察。

「啊唷！啊唷！啊唷！」

「我看您必得驚動消防隊了。」

「啊唷！啊唷！」

「您瞧瞧，揉呀，搓它呀，快一點！要不要我去尋一小罐清水來潑一潑？」

「啊唷！啊唷！啊唷！」

這其間XY先生完全像兔子一樣的跳着，并且把手在冒煙的地方搓，并且又搓又揉，但是那火勢竟然不小，眼看就要燎原的樣子。

那時快，看看來得近，只一拳，XY先生便被掀翻了，就地一個滾，隨後外方人先生十分伶俐的就站到被掀翻者的身上，在火燒處三脚兩脚的蹣了一氣，然後跌倒下來，因為地上的人原就在情急的滾着，現在兩人竟然抱作一團的滾，有一刻工夫，大約有三分鐘，或許更要多，於是警察真的趕來了。

「放開手！」

兩人沒有從命，仍然抱得很緊，但是却停止了滾動。

「放開，放開手！起來！」

仍然是躺在地，沒有動，這又有一分鐘，大約。

「不起來嗎？混蛋！」

於是飛起一脚，某人的屁股上很重的吃了一下，這才霍然跳起，看看是XY先生。鼻子已竟像是歪了，大約還不關緊，因為仍然用手在緊緊捏住那起火的口袋，沒有放。

後來，大家一看，竟是熟人熟面孔，警察開口道：

「哎喲，竟是您，您不是在我的地面上打架鬥毆嗎？」

「不是。」XY先生真的很狼狽，但是却裝得很嚴肅的神氣回他「絕對不是，您知道，我總是個體面人。」

地下那一個聽聽事態很平和，才站起來，撲撲塵土，然後一手扶了XY先生的肩膀而一隻腳輕的拐在另一隻的後面，幫忙說道：

「大家原——原都是體面人，從不會尋事的。您洽公，您忙吧，您，您請，您請，唉，其實不過是這位朋友身上着了很小的……很小的……啊喲！」後頭是XY先生惟恐說了着火的事比較討厭，所以下面儘力把那輕俏的拐在後面的腳一踩，使得外方人呼起疼來，話就停住了。

「是兩個人同時跌倒了，沒有讓您操心的事，跌倒了當然由我們自己爬起來，但是不知道怎麼沒有即刻爬起來，您一趕到，這才好。」

「好，剛才的一腳您沒有過甚的感覺疼嗎？」

「沒有，您請，您，您忙吧，您洽公！」學着外方人的客套，XY先生又着實客氣了一番。然後——

「好，對不起，回見。」

「對不起，回見，您請，您忙你忙！」

大家領了首，警察就去了。又返回身着補了一句：

「着了火以後，馬路上瓦礫沒有清，您往後夜裏出來採訪什麼的得加倍小心，跌一交可真不輕！」

「是，勞你駕！回見回見！」把對方的關切道了謝之後。告一段落了。兩人全十分懊喪，重重的噓了氣，兩人又互相觀了觀，才分別發現對方怎樣的醜態。

「您瞧，您不該掀翻了還臨我。」

「不，X——Y——XY——Y兄，您不能埋怨我，您瞧，我不是您擔心口袋裏面的火勢擴大嗎？」

「不是，我已竟弄滅了，還勞您什麼駕。您瞧，您把好端端的三支香烟全踩爛了，這得怨您！您瞧！」

果然是，XY先生從袋中掏出一把來，全都揉斷了。但是，外方人看了一看，不防恍然大悟的叫了起來：

「這是四，四支呀，XY，Y兄，您怎麼把抽着的一支也放進去呀？」

「不，您不必吹牛，您剛才僅僅贈給我三支。」

「呃，是四支，這裏，您想想，您剛才不是很猛的吸着開頭的一支，並且覺得噎，并且您還誇贊我的牌子，然後我才通贈送給您的嗎？」

「啊，您別生氣，倒是還怨我。加上我口上吸着的一支是四支，唉，大約為的經濟，我竟然沒有事先弄滅它便加以收藏了。唉，真糟心！您不心痛您的原物嗎？」

「不，我已竟把它們贈給您了，我自然不再管。不過，XY，Y兄，您不心痛您的衣服嗎？」

聽了這話，XY先生十分難受的垂了頭，彷彿祈禱的樣子，把手從衣袋的裏面通出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完全有所感的苦喪着臉，戚戚說道：

「這衣服它自己不幸，人也沒有法子。上一次，就是那大火的次日呀，我來參觀……跟您說，我實在為的是參觀。後來，那有興趣的火場的劫後，着實在瓦礫中攤着不少小什物，您沒有忘嗎？小水壺蓋，電木的碟子，和沒燒壞的假古董，人可以很寫意的拾一點，只一點，您想，也總是很會呀。您瞧，您別不耐煩，您聽呀，……您：不知火場上有多好看，還有女人穿着紅褲子亂跑呢。秩序自然亂了，然而因此也才顯得好看，驚皇的女人是見了

誰都要喊大哥哥的，爲的是她要您救她。……可是，您瞧，我那天可看到了一件什麼，擠在新倒下的一切碎木板和瓦礫中間，在那兒發着光，您瞧，要是寶石……這總會有的，暴發戶們縱不肯築房子。他也得替女人添手飾的；您得信我的經驗和我的閱歷和我的不可移的邏輯，千真萬真，暴發戶的慷慨是胡來的。等到起了火，而且是大火，自然一切丟掉，只顧逃命了。……您不信？真是！一旁拚命叫喊的觀火者還大有人在呢。真是喊聲衝天，足以使他們心亂的。而我們心不亂，您信了吧？大亂的當中，鎮定者操勝利之左券，我們根據這道理便於拾到一切想望之物，其理至明。可是……後來，唉，後來因爲是衣服不幸，我一俯身，它不容我去發掘而褲子便在後面很猝然的裂了縫啦！……」

「您應該首先發掘一根縫針，把自己縫一縫。」

「何如拾到一條較好的褲子換換新呢？您真笨，您不必開口了，您瞧，我沒有，其實什麼都沒有拾到，後來我倒發掘出來那發光體，您猜，我到底拾着了它，什麼呢，您猜猜看！」

「啊，啊，啊——」

「您何必這樣慎重呢，只是猜一猜就行，隨便！」

「啊，啊，啊——噫。」

「噫，您真不對，別人說得多一點您就起了噴嚏，您醒醒鼻子，別真的傷了風。……怎麼？我看您是猜不着，您真笨，那就是我說過的手電筒呀。雖不是寶石，金子，然而却并非全無意義的收獲，您從來沒有作過夜晚的驗案嗎？」

「唔。」外方人先生這時又用手帕堵住鼻子，是傷了風。

這時候，XY先生不得不說這樣的話了，說道：「真的是傷了風，其實這是不服水土的最輕的現象，難道您，剛剛才我們的運動竟沒有使你發一點汗嗎？」

「唔！」帶着把頭搖了一搖。

「您真是，您要不要回去歇一歇？您不想再看這大街的風景，並且不想由我協助您引起一些大火的假想參觀嗎？」

「……」只是搖搖頭，鼻子也不響一響了。

XY先生失了望，只得引着外方人先生朝前踱着，慢而又慢，停了停仍然怨艾道：

「您沒有興趣聽我的敘述，總有您懊悔的時候，啊哼，就是說，有一天，您逢到同樣的機會，或者火還要大，那您一定要感到缺乏經驗的！」

「……」

「您怎麼啦呀？您到底，您哪？」XY先生的聲音很大了。但是對手仍然沒有回響。「您是要回去嗎？您還是要到一處較熱鬧的去處？您一點也不想聽一聽了嗎？」這樣的話，反覆了三遍，然後外方人才撤掉手帕，啓齒道：

「我沒有好意思問您，XY，Y兄，那您，那您剛才對我說穿了紅褲逃火的女人，她上身呢？X，XY兄，您記不記得她上身是否穿着什麼呢？」

「沒有，完全精赤的！」

「然則奇觀呀！您覺得，就是說根據您的經驗和您的閱歷和您的不可移的邏輯您覺得附近什麼地方還可能來一次大的火呢？」

「難說，這倒難說。並且從沒有女人在火中光着身體亂跑，而那精赤着上身的，只是極盡其乾癟的男子錯穿了紅褲頭，足以見得其張皇罷了。」

「然則那隨便喊大哥哥的女人不是分明的女人嗎？」

「却是老女人，哪喉嚨的呀。」

這一來使得外方人先生囁嚅的一聲把唾沫很重的嚥了，並且睜了目，緩了緩，說道：

「怪不得你傾櫃，碰到大人火中的老女人喊過大哥哥，便是褲子一裂裂個大縫的黑兆，而且，過後要在他自己身上起一次火的！」

兩個人煩悶的報復過了，一時都不再說什麼話，溘然的走動起來，完全是垂着首散步的樣子。

走了一程，仍沒有脫開當日的大火場，足下的坎坷使得外方人先生頗不耐煩，其間有三次作了踢球的姿勢將一些擱腳的瓦礫踢出去，間或在那圓圓的皮鞋頭上碰出一聲勃然的響聲來。最後一次，由於外方人先生的一脚，竟從瓦礫中揚起一枝很整齊的衣鈕。

「啊唷，您輕一點！」立刻，XY先生便管中了，連忙制住同伴的闊步，并且急忙俯下身去，又緩了一緩，謹慎的將褲帶弄鬆下，然後一手壓住後面的褲縫，這才認真俯下身去，叫道：「你瞧，一你精圓的小鈕扣！」

XY先生一面叫，一面愛撫的把素白的一幅手拍摸出來揩拭那小鈕扣上面的泥污，然後端端正正的放在手中央，緩了又緩，緩了又緩，這樣反覆的玩了半響，最後才輕輕把那小鈕壓在自己身上和原有的各個鈕扣比了一比。不料經這一比，XY先生越發朗然的叫了：

「天生的一模一樣，釘在一起，它們簡直是一羣孿生的小兄弟吶！」

這多少引動了外方人先生一些興味，看了看，却索然回道：「只可惜您的衣服太不堪了，滿目瘡痍的呀。」

「噯！」除了這一聲，XY先生還白了對方一眼，「我說的是這小鈕子，您不許打岔。」

「哪裏。據我想，您的這衣服竟是純毛質的，因為在剛才，燒出的氣味正是很臭的表明質地的那一種氣味呢！」

「您怎麼說？」又白了一眼，「耳朵也傷了風嗎，你？我說是這小的精圓的鈕扣呀！」

「是。XY，Y兄，不過您查一查，這相匹的小東西，不會正是您的原有之物，而遁才跌下來的嗎？」

這一說，XY先生連忙慎重的查了一查，果然，襟頭上却已竟綻着一處脫落了鈕扣的縫線。XY先生查過了，略略一停，馬上作出了確信的自負，說道：



「也許是。不過這一枚小鈕仍是新的收獲，不是原有。」

「我說您固執，我早就這麼說的。您再查一查，它不是您的原有之物嗎？」

「不是。您弄錯了。別人捨着趁心的東西，您偏要忌妒，您真是不好辦！」

「我沒有忌妒您什麼，爲了辯證我的正確，我得說那原是您自己身上的一枚。」

「您再想一想吧，我不會錯。而且您仔細想一想，剛剛您站在身上踹的時候，是這地方嗎？」

「剛好是。怎麼不是？您瞧，這燒焦的樹幹作證，我是在這地方踹過您，因爲急於救你的火，并且熱烈的誤將衣鈕踩掉了。」

「好啦好啦！就算是您說的對。您還說別人固執呢！」XY先生着實不耐煩了，打了一個轉，反口道：「不過，無論如何，您剛才不該踹我踹得那麼重！」

「爲這小事遷怒我了，我知道。XY……Y兄，我的老，老相好，您不能消消氣，把它帶回去再釘到原位上，您是有意思了您身上起過火，要奪我的功嗎？」

「那不遷能，的功照舊是您的功。不過，還您是得承認這一枚是新蒐羅的鈕扣，并且爲了討我的好，您得誇贊它和我的原物果然是孿生的小兄弟！」

「果然是學生的一羣小天使。不過，唉，這真不合我的老胃口，您讓讓，容到您再另外拾到別的我再來誇贊吧。」一面說，一面是外方人先生捉住XY先生那枝緊握着小鈕的手，勉強着收進袋裏面去，兩人也就安了心。然後，XY先生又着實思索了一番，另尋出路的提倡道：

「老相好，您陪陪我，有您，我一定可以再另外拾到別的好東西。」

「行，您拾吧，反正您有的是空。」

「不，我沒有空，而且我早就聽說地方上要翻修這馬路了。要下手，就連忙下手，這是說的我。至於當局，最好容一容再翻修。」

「新的復興，你不抱着興味嗎？」

「興味？你別這麼說。我勸你，你還是趁着允許您的時候，陪着我，趕忙發掘出來一點小東西，我不忌妒您呀。」

「哪裏。不過只是一些小的，破碎的勞什子嗎？」

「也不限定。較大一些，譬如成段的木椽子也有得發掘。」XY先生這樣檢舉了，又說：「您不能耐住性子嗎？」

「能。不過有些發掘，你能舉出它的漂亮意義嗎？」

想了一想，XY先生說：「我得給你舉例了。譬如，那所拾的『李鴻章拜輓』的名款，我就已竟補在另一幅對聯上，懸在客堂的那一聯，便正是。」

「然則是作爲輓你自己嗎？」

「您說什麼？您可真出奇的笨！您瞧，我補改了，并且冠了一個較小的『弟』字在那名衍的右上角，補冠的那小字，是很亂真的。」

「也真難爲您，想得出。現時，翻修馬路的日期還沒有到嗎？」

「還沒有。您跟我來，不過也總得趕快一些了。」

說畢，外方人先生也着實被引得了港，默默頌贊那大火的浩然，而滿懷熱烈的彼此挽了膀子去尋覓了。

——卅二年初冬。

# 飲食以後

東野平

本來我不預備寫這類男男女女的事。我在前年認識一位小姐，我是慣於認識女人的，認識就認識，有什麼了不起，我不會放在心上的，奇怪，我終於放在心上，一直放了好幾個月；到現在為止，我完完全全跟她一點關係沒，才能清楚地寫這篇文章。

我要說一個男人總得有幾個女人，這種主張一定遭許多男人擁護，也一定遭許多女人反對，不過不能因男女而把擁護和反對分別這樣清楚，男人里面就有自作偉大的跟女人站在一條線上，來駁斥我這話，這效果確比女人自身來反對的效力大，因為如今還是男性社會，女人的一切方便由於男人們的大量，比方歐洲曾經有一個時期盛行穿鋼架裙，女人穿起來常博得男人的喝彩，男人的喝彩之被女人得到，女人確是義務盡到了，這樣女人會活得更有趣，得意忘形之下，鋼架裙越弄越大，男人站在女人旁邊顯得越來越渺小，也就是越來越失去男性的尊嚴，如今歐洲這種風氣沒有了，這是男人的主見轉移，與女人毫無關係；女人的榮譽，是男人給的，女人的快樂，是男人給的，如果說女人的痛苦是男人給的，也並無不合之處，像中國歷代的女人纏足，這痛苦是不是由於男人的嘆賞而忍心如此的呢，女人固然有着自己的存在，但存在的決定權却在男人手里，請女人們別生氣，這不是意氣之見，而是實在倒底的制度，並不因為我是男人才這樣說着的；一定有會反對我的，責問我是不是忘了伊麗沙白，維多利亞，武則天，西太后，今世的荷蘭女皇，我忘了叫什麼名字。男人很容易忽略這些女人名字，女人們假使想記的話，總會比男人記得清楚的；不過我知道確是有過這樣的事情，但這不是男人的短處，凡是成功立業

轟烈烈的女人，他們早是男性化了的，除了生理的差異以外，種種作爲都跟男性一樣，成功立業本是男人們的事情，烹飪縫補，養育子女，這才是女人的事情，不過今世制度中，男人允許女人男性化的風氣存在，這也不是由我可以否認掉的。以上的話，祇是在說明男人來駁斥我比女人來得效力大而已。因此也就有許多男性化的女人們相對的接受了我的意見，她也有幾個男人的緣故，也就有女性化的男人不是故作偉大，也扭捏地反對我這種說法；好在我是指朋友——包括友誼愛情——而言，不是指婚姻制度，又好在我不是寫論文，是寫小說而引到這些話，反對也好，擁護也好，而我是根據自己的意見來寫這篇文章。

正是夏天，自然很熱，我和幾個朋友坐在一家茶館里飲冰，談天，藉此以消熱意。這里面就有兩位是這位小姐的朋友，這天並沒有約她而她自己却來了，也許她是約別人或是赴別人的約，這點不清楚，總之是她來了。人生得不惡，大眼睛，一看就知是愛說話的嘴，圓圓的臉龐，可惜是圓的直經過於長，以致於連累了身子爲了配稱起見，不得不也過於大了一點，要是她再高一點的話，也許顯不出來，也許就不會給人一見而生出奇異的感覺；別這麼過於酷刻的要求，完完全全的美感，我們找了好幾千年到現在還沒有找着呢，根據這個理由，還是讓她胖一點吧。

是不是穿着一雙高跟鞋，我已經想不起了，不過她常常會穿高跟鞋的，藉它增加身體的高度，向人表示多佔領一些空間的意思；她進來的時候，我倒是沒想到這些，我聽見她的腳敲打地板的聲音，我料想她的身子一定很重，這聲音在她是很好的，時時證明她自己的存在；我也是如此，我常常放一些硬質的東西在衣袋里，例如鉛質的烟盒，石頭圖章，走起路來鏗然有聲，聲音的發出由於我的動作，這樣便證明了自己存在，希臘有句名言：「爾當自知。」這句話我很信服的。

她說話了，一副沈不住氣的樣子，雖然是女人的聲帶，很高很嚮，聽聲音一定是位明朗人物。

「我坐幾分鐘就走，五點鐘有個約，我也許可以多坐一會兒，不能，晚上還有人請我吃飯，我是到這兒來找人的，想不到遇見你們，不管誰，遇見都高興。」

「我給你介紹一個新朋友，這是×××，有名的——」

「久仰久仰，我祇能再坐五分鐘，真急人，約我的自己倒不來，我最恨失約的人，我自己不失約，要末不答應，如果答應人家就是刮風下雨也得去，我愛這種作風，不死不活的脾氣，跟我最合不上來。」

我本想接着她的話說句「不敢」，我等着，她總也說不完，她又像忽略我這個人，我越想越對，我有點憤恨，我最反感的就是忽略我存在的不管什麼人，好，我也不理會她就是了。自然，到她離開這地方為止，簡直是她一個人在講話，也不能恭維她在演講，都是那些瑣碎又瑣碎的事情，我相信別人都不要聽的，因為我也在厭惡着，她却揚揚得意地說着，她自己一定在做這樣想，說出的話都是聖經，別人非知道彷彿不能得救一樣，我以為這種猜想準不錯，由於她的身子空間佔得大，而感到自己的不凡，看她那種態度，也很信任朋友是在聽他說話，終於要知道她一切。我不願為她設想了，天太熱，她坐在對面以致擋住空氣的流通，使我更熱，這時我很希望她能夠走，走得遠遠地，誰要想着她，誰就不是男人。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見過她所得到的印象，之後日子隔得長了，我對她的反感逐漸淡起來，覺得除了愛說點話以及有點故作偉大之外，她也不見得再有什麼惹人討厭的地方。這理由是說得通的，人與人的距離一遠，好地方就容易浮現出來，感情的過於接近，不免有幾處抵觸，不免有幾處有磨擦，東西也是如此，比方自己的一顆水晶章丟了，以後每逢看到別人在玩着水晶章，自不免有點感慨，想想自己的水晶章夠多好，這時準忘了以前在那塊失去的水晶章是如何礙手的心情了；地方也是如此，就說上海那個中國的大都市，那麼緊張，那麼擁擠，柏油路上的車子那麼多和複雜，想閒逸都閒逸不了，住長了的人們大部分都在討厭這個都市，可是你別與它分手，你離開它短點一年，長點三年五年，你就會懷念起它。這是距離在作祟，距離遠點，胸襟也放得寬些，眼光也大些，便不斤於小地方，什麼都會往那個整體上想，像她，像我見過而又恨着的朋友，完全一樣，並不是爲了她是女人的緣故，我也沒拿她當作一個準女人，她祇是攪雜了不少男人成份的女人；我聽朋友告訴我，她很喜歡交一羣男朋友，女人們却跟她合不大上來，她更喜歡交成年的男朋友，因為男人一到成年就總忘不了自己的家，想到家

的這份心情，嚴格地說即是女人的心情，二十剛開外的年青男人，橫衝直撞，心裏就沒把家佔有一個位置，喜歡終年在外鄉游蕩，不管是混得好混得壞，除了身上穿的以外，都差錯不齊，更男性一點的，連襪子都不常換，不是馬虎，是想不到，男人們要做的事情太多，這些小節目當然是太太給丈夫做的事，妹妹給哥哥做的事，母親給兒子做的事；成年人遭遇波折多了，勇氣也打了折扣，一份心情漸漸向內發展，家呀，父母呀，老婆兒子呀，弄間冬暖夏涼的小屋子一住，安分守己，海闊天空的事情想是想的，但累贅多了，又眷念着這份累贅，拿身家性命去換事業，想想不該幹，覺着年歲的後路短，還不知道那年才稱心如意，這有點現實主義，成年人不大再沉緬於夢里，想了又想，總以為應該跟女人妥協，商量着如何過平穩的日子，即便沾了些女人氣也不管，男性的尊嚴云云，好在是男性社會，歐洲女人的鋼架裙是怎麼大起來，又怎麼淨然消失，自己退後一步，自有別人向前一步，替他爭論的，而他是不管這許多。不錯，社會也真需要許多人去折中的，你想，人人都不要家，那社會將會亂到什麼地步，社會原是讓這許許多多的人維持着的，說他們平庸可以，說他們有功也可以。而她是被認為男性化了的女人，她當然會把握這一點，完全女人她不喜歡，完全男人又似乎跟她衝突，而男人根本不懂女人的事情，可以懂也不願懂女人的事情，還是成年人好，結了婚的人尤其不錯。這是我對她的看法，她是否也做如斯想，我不知道，而她在結交着不少成了年又結了婚的男朋友是真有這件事。

之後聽說她跟這個男人好一下，又跟另外一個男人好一下，她常誇這個男人好，罵那個男人不好，其實女人現實，成年的男人也未嘗不現實，跟太太離婚而跟情人結婚的，到底很少很少，結了婚的男人交女朋友，也就是朋友而已，不敢妄想別的，想到也會自己笑自己的，家裏太太實在沒功夫說些給丈夫聽的細膩話，不妨趁着工作之外的小閒暇，我個女朋友談談，做一下情緒的散步，散完步仍然回去陪他太太孩子睡覺，心裏再也不存留這些事。在這種類似開玩笑的情形下，認真不免失望，不免自我苦悶。她常喊苦悶，我想是真的。

如果不是客氣，我準會告訴你，我相信自己是個準男人，大刀闊斧，扭妮的事不做，痛痛快快，想什麼是什麼，我的確不很清楚女人們的瑣碎事情，我曾經被好兩個女人罵我不懂愛情；有朋友聽我這樣大言不慚，刻薄地

說我的臉有點像女人似乎是不不少的缺陷，然而這不是我自己的事，這責任應該放在我的祖先身上，除了這一點，我想不會再有了吧？不能說得怎樣乾脆，要是我想做的事做不通，興趣就會轉移到別的上頭，我的種種拾起來又丟的嗜好，都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養成的，結交女朋友的事也是如此，以致沾些女人氣的事也是如此，這淨是不應該做却在做着的事，我承認這是我的弱點，不夠準男人的程度。基於這一點，當年冬天的一天，我居然藉一個機會請她吃了一次飯，好在我有前面說過的理由來解釋這種行為並不錯到那里去，男人之決定女人存在，自是可以放又可以收的，結交女朋友並不失去男人身份，糟糕地是我將因之失去太多了，到現在還在懊悔着給予她的時間和精神太多。

一切至今想了又想不痛快的事情，都在我跟她吃過飯以後，我們同去到茶館里去喝咖啡開始。

我不知道哪里來的這樣心情，陪她說了許多話，一定是我也想说，要不然又該討厭她的話太多了。據她說幾小時以後還是有着約會，不過很願意同我多談一會兒。

那年冬天我的買賣正做得不好，許多朋友又跟我的意見相左，沒有幫忙做點事同人，這樣的心情自然不會好的，雖然倔強人不怕什麼孤獨寂寞，如果有找上來跟我說幾句話，而無抵觸到什麼地方的話，我自然是願意舒服一下，況且又是冬天，暖和的空氣誰都會把自己沉溺在里面的；你會明白，如今我見到她的時候是冬天，她坐在我的旁邊，足可以給我抵住一部分寒氣，客觀上使我們在一起的時分不妨長些，話說得多也顯不出冷得難受。

她說着話，我心里想：這個男性化了的女人，倒跟我能在一起，我覺得很有趣，我好像預備把纏着她。自然，她會說着聰明的話，從客氣到縱情，順流而下，顯得那麼輕巧和自然，她說想不到我雖年青倒很風趣，這風趣她大概是指着我跟女人坐在一塊兒可以不煩燥，我想她也把我當做女性化的男人，她有把我當做禁齋的意思，這是我以後推論出來的，當時我把自己的思想完全放到對話上面去。她既然說我如何如何，我當然也奉承她比一般女人懂得多，她對於這句話並不否認，於是她被引着談起了自己的抱負，她看不起女人，自己雖然是女人，但所想的超乎女人，治家管孩子，真沒有這種耐心煩，就喜歡在外面跑，情感不想抑制它。凡此種種，她說得很慷慨

，顯不出虛偽，我有着明朗之感，我也自動地給她的話加上註腳。

她又說她很看重自己，我說這不免唯心之論，但這不要緊，一個人有着信仰總是好的，告訴她看重自己就是有了自己才有感覺的世界的哲學，好像康德，黑格爾都會主張着。她以為世界上人總有智愚之分，否則就分不出治人和治於人者，我說是的，我讀過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論，他是治者與治於人者之比喻，猶之乎人的靈魂之於軀體，這是自然；柏拉圖的見解，說人類的靈魂可以合而為一，實在是種緣木求魚的幻想，世間人們怎能愚智不分？亞里斯多德還說陽性總比陰性高而且優，她立即反對這種說法，女人高而且優的有的是，好吧，我跟她不論，以免把氣氛弄壞，換個題目談別的。

我們一面聽着室內的音樂，不錯的交響曲，什麼李滋德，華格納，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在奏着；我們轉到了各人的英雄觀，我以為英雄的事業都是性的擴張而成的，英雄的性欲力一定很強烈，如果英雄再獨身的話，事業的成功將越大，她說我有點被作那泛性論的福洛衣得所傳染，不免荒謬，荒謬也罷，她承認英雄倒底不同常人的，她十分向往着，浮在她臉上那份神態，好像自己已經成了英法百年戰爭中的女戰士貞德一樣，我為之心動。

當然又會談到藝術，藝術是不是也屬於有政府的，宗教藝術如何，宗教本身又如何，她反對教權高於一切，這樣談來，越說越有嚴肅之感，雖然很零亂，倒也動聽。之後她說這樣說下去太受罪。抒情一點，暫且不去開什麼對與不對。她點了一隻日本曲子，她說自己很喜歡聽日本曲子，因為它完全充溢了東方性的，我想也是，當聽到男中音的歌音，那樣憂鬱，具有東方之憂鬱，素質那樣高，感情那樣純厚，使你不知不覺的走進歌聲里面，跟歌聲化為一個。氣氛如此一變，變得更為縱情，變成抒情的詩曲，她一連串地笑了起來，把她實在佔領的空間以外都佔領了，坐在這茶館的客人們都朝我們這座位上看，我被她這樣引起的反響有點不好意思，她說這要什麼緊：

「你想着我們是在無人之境好了，那些看我們的人，別拿他當人，就把他們當做鬼。」

「我們兩個要是走到無人之境去，那不成了情侶了嗎？」



「這不是大驚小怪，男男女女的事，我看得再平淡沒有了，至於友誼和愛情，我也分得清清楚楚，毫不拖泥帶水，我最恨那些一見男女在一起就是談情說愛的人們，真是一點見識沒有，使我看不起他們。他們不知道宇宙是怎麼一回事，根本就沒有大的懷抱，一肚子小家子氣。」

真任着她說，她又可以說一天，我給她換了話題，宇宙是什麼，她說曾經讀過瓊斯，愛丁頓的天文學，知道宇宙之中除了太陽系以外，正不知還有多少，這是一個新的學說，她說到宇宙就回想人類所征服的空間太窄小，不過是宇宙中太陽系內的一個星球，並且也沒有完全征服，回想到自己，足所到，聲音所及，活動的領域，真是小得可憐。然而我故意取笑她：

「你估領欲還不够嗎，你看，你坐的位置正可以容兩個我，我很替你擔心。」

她罵我一聲「死人」，有點因愛而恨的意思，不是我故意誼染這句話，還有甚一步的，為愛情爭打，為愛情流血，英國的白金漢爲了得不到法國王后，以致於調動大軍，渡海攻打法國，傷害王后的臣民，這些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的。

晚間有人請她吃飯，她約我第三天見面，我說：

「不嫌時間隔得太遠了嗎？」

「因為我明天將有一天的事情要辦，我不能不把它辦了。」

「我有點不願意離開你。」

「別挨罵了，又不是小孩子。」

「好吧，」我揚了揚手：「隨便你吧。」

我們就這樣分手了，獨自在街上走着，心里很愉快，有點打倒自己的成見，什麼誰靠誰存在，怪討厭的，於是又生了另外一個念頭，如今如果是女性社會該怎麼辦，那男人整天可以坐在家裏抱抱孩子，挺自在的，讓女人在外面受那些夏日冬風，女人叫男人做什麼就做什么，那樣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一切都不干男人什麼事了。

，倒也舒服，實在閒得無聊，可以講究些修飾之類，把筋肉鍊得很結實，專門給女人來讚美，穿著可以引起女人興味那幾種顏色的衣服，開跳舞會可以參加，顯現男性的一切美去誘惑女人，也是很有趣的事；每一個城市的下處有妓男，社會上的交際花可以由男人來充任，一切爭打當然屬於女人的，不過這一點有些矛盾，女人如充男人的職務，那慢慢又恢復男性的社會了。女性社會自然使得男人的尊嚴完全破產；轉念想到自己是個男人，真感到羞恥。

那天我口袋里有一點錢，請她喝酒，酒中大談平常說出來可以臉紅的事情。她說：

「照我們這樣心投意合，未始不可以結婚的。」

這真是大膽的提議，這麼短短的兩三天，讓我就決定這件事，有點冒險，可是我也不感到驚奇，我想得到這話她早晚會說出來的，這照她的性情來說，我則有隨她的便的意思，我對她說：

「結婚就結婚，不過我預先給你一個提示，你是不是會做一位道地的太太，就是說完全致力於家庭的女人。」

「你的思想太封建，女人也是可以外面做事，我不習慣整天坐在家裏，我喜歡在外面跑，你這樣限制我，我感到十分痛苦，那太不把我的自由放在眼裏。」

「還好，現在我們還沒結婚，大可以商量商量，我們真的說開，我們想法根本背道而馳，我們結不在一起，這是理性的說法，如把我現在想的話說出來，我是很願意跟你結婚的，那些事留到後來再談吧。」

不過她總希望能結婚，而我又能接受了她的意見；我則忽然回到了現實，我想眼前沒有錢，結不了婚，我必須設法弄到一點錢，現在的事業太不如意，我轉話告訴她，我預備過了這個冬天，換個地方去生活一下，新地方是會使我的生活也清新一點，能稱心如意地做番事業，也是可能，一年以後我有了基礎，無論是事業基礎或是經濟基礎，那時再結婚。她贊成了我的主張，她答應等待着。

酒後走在街上，她遂做了我的手杖。

我想起來就會笑的，這簡直在運用閃電戰術，結婚這兩個字，我感覺它有着不少的份量，這不是說着玩的，我有一位朋友知道我跟她走得很近，於是懷着邱比得的好心情，說我和她真可以結婚了，他不知道我們早已談過這些事情。那次之後幾乎見到就談到這些不惹人與味的事情，有一次她竟翻開我的日記簿來，越來越不像詩了，簡直在做論文，她一點不引以為恥，彷彿應該似的，這我不是成了她的禁書？我一步一步向着被她左右的路上走去，你想，我會跟 結婚嗎？她把丈夫的位置放到太低的位置，我的尊嚴完全破產。從她翻我的日記那件事以後，我越來越醞釀着不滿和反抗的思想，我想，別人都拿她開玩笑就認賬了，我帶着真的情緒，她又擴張了自己的地位，忽略男人的存在，別說氣憤話，我有點清醒起來，她原是男性化的女人，想着女性化的男人，又想着男性的男人，而看不起女性化的男人，又合不來男性的男人，我覺得她不適於做我的太太，我感到威脅，我感到不妥，她還是嫁給別人吧，從她那空間佔據得那麼大我就不引起興趣。

沒有幾天，我跟她的女朋友打了交待，這位女人是我以前就通過信的，她先到這地方來，我請她喝咖啡，喝酒，但並沒有提起結婚不結婚的這些話，這女人以後曾經和她吵起來，說是我本想和這女人結婚是她破壞了的，我認爲這是無稽之談，我根本就不想跟這位小姐結婚，跟她在一起玩是事實，跟她睡在一隻牀上也是事實，然而我們之間沒有誰是誰的妻子或丈夫的義務，完全是感情的散步；不過我藉此可以氣一氣那佔據空間太大的她，我本來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這樣使我不能不存心和她開個玩笑。在有一天正是下着大雪的日子里，我作弄她跑了很多很多的路，她撐着一頂日本式的洋傘，在雪地裏躑躅着，我一點不憐憫她，任她在雪地裏跑，讓雪上留着她的倉皇足跡，跑到很遠的地方打聽一件我早就知道了的消息，藉此給我一種失去了的尊嚴的報復。她感到悲哀，當然她會感到悲哀的，她會感到男性的男人不容易征服。後來她遠離開我，藉此想威脅我一下，其實我永遠不會被她征服的，我想到了男性的存在，我是主張女朋友越多越好的，沒有什麼愛情專一不專一，她說我友誼和愛情分不開，隨她的便吧。

這樣一來，我們又清清楚楚的分開了，不存餘地。

# 做蓬車

夏 裔

我坐在做蓬的馬車裏，車身在一條長長的堤岸上顛動着，緩緩的前進，數年前，這是一條經過許多鄉鎮與鄰縣連絡交通的公路，每天在這條平坦的道路上行駛着無數輛載客或者運輸的車輛，然而這裏經過一場戰爭，一切加到房屋城垣和別的建築物的毀壞也同樣落在這條公路上，戰後的貧窮又使它得不到一點修理，於是我們的馬車便不得不像一個喝足了酒的醉漢，在一匹瘦馬的牽拽下用極其緩慢的速度蹣跚着前進，我們無法想像到戰爭時的情景，然而從那些陷落的坑洞與那些壓塌了的路基，我們可以知道有一場極其可怕的戰爭曾經發生在這裏，有多少顆砲彈在這裏落下來爆炸，有多少笨重的軍用坦克車用它帶着鍊條的齒輪在這裏碾過，留下這些毀壞的痕跡和一些不可磨滅的，可怕的記憶。

我們的馬車正在這條不平的道路上震顛着，我們的身體便像一個彈動的皮球，在車身的搖擺裏左右擺動着，跳起來又落下去；我們沉默着，用一些零亂的思索纏繞着我們自己。而隨着破舊的車輪響出的單調乏味的歌聲，我的旅行的年輕的同伴已經和着我們身邊沉默的行囊一同入睡了。他的夢飛到一個什麼地方呢？十幾年前母親的懷裏，或者一個輕輕搖動的搖籃裏，聽着她的溫柔的催眠的歌唱。

我獨自坐在破舊失去彈性的車墊上，放縱着我的思想；清晨涼爽的微風像薄酒，使我清醒又沉醉；望着堤下默默流去的渾黃的河水，我的思想便在車身的不絕的震動裏隨着那激起的浪花向一個遼遠不可記憶的地域流着。

我是懷着一種如何的心情呢？我想着一句古人的詩：田園將蕪胡不歸，這是另一種心境，厭倦了塵世的紛擾

掛冠歸去是一個飄逸的隱者，而我，從一個長長的艱苦的跋涉後歸來，我已經疲乏於那些奔波，而且，對於人生我也有了輕微的厭倦，像一隻在風沙中折斷了翼子的遠飛的鳥，尋找着它昔日的舊巢和昔日的溫暖，如今，我是歸向我將蕪的田園。

六年前，帶着落淚的心情，在一個冬天的夜晚，向着默默地落着雪花的黑暗的長空，我離開了那一個禁閉着我的多病的童年生活和幽暗的童年記憶的地方，走向一個迢遙不可知的命運；橫在我面前的是一條茫茫的路途，生或者死，而除了緊追在後面的閃光的刺刀和鮮紅的炮火，飢餓和疾病又在向我們不絕地伸着攫取的掌。

在嗚咽地流着渾濁的泥水的江濱，在和山一樣堆積着人和行李的車站裏，等待着最後一班通車，我抑着自己的一種不可言說的情緒。

一個可怕的消息告訴我們說；我們那時所居住的地方，一個在羣山環繞裏的小小的山村，因為陣綫的後移，並且鄰近就有一個大的爲軍事所必爭的城市，一場戰爭就要在那裏開始了。

然而那些高高下下的羣山把我們的小村落和外面的世界隔絕得很遠，平時的交通除了驢馬和一種獨輪的土車就是步行，我們每天看着成隊的轟炸機從我們頭頂的天空飛過去，到前面山背後的一個大城市，扔完了它們所攜帶的炸彈，再緩緩的飛回去；我們每天聽着炸彈爆裂和高射炮射擊的聲音，另外還有一種像狂風一樣呼嚕嚕着的東西，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無數建築物的摧毀。若是在晚上我們就可以看到探照燈白鍊一樣交叉着的光芒，和紅紅綠綠彩燈一樣的信號，而飛機在高空裏就像在大海裏翻動着的細小的銀魚。

那時使我們得知戰爭推移狀況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具收音機收聽每日的新聞報告，和從一個巡行在各鄉鎮間的貨郎手裏遞過來的過期的報紙；然而在那個早晨我們收聽了電台最後的一次廣播，隨後就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而那些輾轉着寄遞到我們手裏的報紙又是那樣沒有準確的時期，常常延擱得很久使我們得不到一點關於戰事的消息；我們想着；說不定哪天當我們閑談着或者夜晚睡熟了的時候，一種激烈的槍炮和衝鋒的聲音便會在我們附近響起來，於是我們只好在一種驚慌無所措手的情形中等待着那向我們衝過來的閃光的槍刺。

然而一個居住在城市裏的親戚終於給我們送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告訴我們戰爭即將在這裏開始，並且要求我們和他一同離開；但那種遲緩的交通把這個原應當極其緊急的消息傳遞到我們手裏的時候，已經是超過他所約定等待我們的時間的第二個下午，等我們匆匆地趕到城市的時候，他已經先我們離去了。

當我們攜帶着我們匆促中檢拾起來的簡單的行囊離開我們所居住的小村落，我們便看見了無數向每一個有着險要和防禦工事的鄉村開始駐扎的士兵。

一切的戰爭狀態已經在開始着。

等我們到達城市裏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情形已是如何的紊亂，大部份的店鋪都停止了營業，街道上除了帶着驚慌的面色的匆忙的行人就是往來着的無數的各色各樣的兵士，代替了平日駛行在光潔的柏油路上的流綫型小轎車的是許多軍用汽車和戰車；那些沉澱堅忍帶着長途跋涉的艱苦的行伍和跟在隊伍後面的龐大的戰具和輜重，使這個繁華的都市塗抹了極其濃厚的戰爭色彩。

每一個和距戰區稍遠的外埠有着交通的船埠和車站都擁擠着無數攜帶着大包小裹準備流亡的人們，他們在焦急和恐懼中等待着那沒有準確班期或者已經斷絕了交通的火車和輪船，他們忘記了跟在後面的也能奪去他們生命的飢餓，他們只等待着有一艘船或者一班車，讓他們乘上去，越快越好地離開這個即將開始的戰場。

然而這個等待又幾乎近於絕望。

許多的車船都已經徵為軍用，而僅餘的一部份又難免不在中途遭到飛機的轟炸，所以只希望有一艘外國人經營的船，然而等待着這樣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在沿着長江往上游去的每一個碼頭，每天都有無數像這樣瀕於絕望地等待着的人羣。而每一艘船在啓航的時候就連每一個可以立足的角落都塞滿了人和行囊，使得它不能再有任何別的一個碼頭停靠。

我們在江邊的蘆船上等了兩天，喝了兩天的西北風，我們的身體麻木又疲乏，嗚咽一樣的空襲警報好幾回把我們帶到岸上的防空壕或者城門底下去；最後，飢餓，寒冷和過度的疲倦使我們失去了活動的能力，我們需要食

物和休息，我們幾乎是互相枕着躺在躉船的邊沿上等待；即是遠處水平綫上的一縷黑煙也會使我們欣喜，然而我們等來等去只等着了一艘滿載着人和行李沒有傍岸的直航的船。

最後我們接受了另外一個人的提議：乘火車到附近的另一個小商埠去，因為聽說在那裏輪船是比較有停泊的可能的；於是我們到了車站，那裏也是一樣的擁擠，而且在空襲時是一個很大的目標，但是謝謝天，我們終於上了車，把行李交託了行李房，我們便閉上眼睛靠着別人的肩膀，等待着火車開行。

因為避免白天的空襲，火車開動的時候已經是傍晚，而且不敢開燈，我們便在黑暗裏站着，或者說是在別人的身上倚着，聽着各色各樣嘆息和憤怒的談話，到火車停下來時候我們的兩腿已經麻木得不能行動了。

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大大小小的旅館裏都住滿了和我們懷着同樣希望等船的人，我們走遍了所有的市街，最後才在一家又小又髒的客棧裏找到了半個房間；我說是半個，因為那裏有一間兩個床位的房間，其中一個床上已經住了一個旅客，我們決定床上睡兩個人，其餘的便在潮濕不平的泥地上鋪一些稻草作為床鋪，一天的飢餓使我們把旅館送來的平日極難嚥的粗礮的飯菜當作極其美味的食物，我們要了一點熱水洗過了破江濱馬路旁的積雪弄濕和凍僵了的雙腳，最後，脫掉了厚厚的衣服如脫掉我們一天的疲倦，我們便在那租來的僵硬烏黑而發着難聞的氣味的棉被下面開始我們的睡眠。

我們在小旅館裏住了三天，每天到各處打聽有無上行可以傍岸的船，然而情形和我們所來的地方一樣，沒有人能給我們一個肯確的答覆，戰爭一天天逼近着，那裏雖然沒有經過轟炸但却每天發着空襲警報，我們不想回去，而離開那裏又是不可能，有人告訴我們可以到鄉下去，但是那裏是一個貧窮而荒僻的小縣分，鄉下正鬧着不絕的匪患，何況我們又是完全陌生的外省人？

還有一個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困難的是我們身邊所攜帶的旅費並不能維持到太久。

然而當我們過完了焦急和恐懼的第四天，正在稻草作成的床鋪上做着噩夢的時候，旅館裏的茶房把我們喊醒了，告訴我們正有一隻上行的船傍了岸。

我們決定留下兩個人等待還未運到的行李，其餘的人便匆匆的向船埠趕去。

傍在岸旁的是一隻英商經營的航船，船身並不大，我們在慌亂中找不着開向躉船的門，有人叫我們從船邊上凸出的船的名字上爬過去，那裏和躉船之間有着一尺多寬的距離，但是我們終於找着了上下的扶梯。

我們剛剛在船上站定，船便已經緩緩地從躉船旁移開。船上到處滿坑滿谷地堆積着人和行李，我們花了很多的錢買不到一個鋪位，最後才在底艙找到一塊僅僅够我們坐下來地方，但是我們沒有行李，我們只好站着，靠着那些像山一樣沉默地堆積起來的麻袋。後來有兩個好心的旅客願意把他們鋪在地上的鋪位讓給我們睡一會兒，我們倒下去就睡着了，但是不久以後船上的半生的米飯使我胃痛得醒來，我只好再站到麻袋旁邊去，把我的胃完全壓在堅實的麻袋上面來減少我的痛苦。

我們在底艙裏悶了兩天，第三天是一個有陽光的平靜的早晨，我們在甲板上逗留了很久，寬闊的江面和兩岸的山野使我們像在沉睡裏醒來。

就在第三天的下午，我們的船到達了長江上游的一個大都市。

我們到達的第二天，接着一封電報，是留在小商埠裏的那兩個人發來的，告訴我們行李已經由通到那裏的最後一班車運到，並且他們已經等到了上行的船。

等裝載我們行李的這隻船停泊在這個都市的大鐘下的時候我們得到我們居住的地方失陷的消息。

停泊在我們上船的那一個碼頭上的一隻外人經營的船也遭到飛機的轟炸；那是我們走後的第三隻船。

我抬起頭來，發覺我自己仍舊坐在馬車的震動里，我的思想真是太飄忽，太遼遠；我是向一個什麼地方歸去呢？一個消度了我的一段童年生活的地方，一個叫做我的家的地方；六年前我離開了它，如今，我再帶着重重的異鄉的風塵向它歸去。

然而我想起了在另一個遼遠地域的我的田園，我好像坐着一輛有着厚厚簾子的馬車，走在荒涼的古驛道上，



黃昏從茫茫的原野裏合攏來，聽着遠處的風聲和葉落，得得的蹄聲使我沉思，而我的御者告訴我，已經到達了我們的村莊，於是我抬起頭來看見在樹林裏閃爍的燈火。……

這真是一個美麗的思想，很久很久就縈繞着我，使我不能忘懷。……

然而我如今是向一個什麼地方歸去呢？那個消度了我的長長的歲月的地方，對我仍舊有着不絕的吸引使我從一個長途的跋涉後再向它歸去，我忘不了那一片記憶裏的故舊之情給我的眷戀，我要看一看這些戰爭和災荒留給它的無限的瘡苦；我們的馬車已經離開了那長長的高大古舊的城牆，有着不絕的歷史的幽怨的城牆，禁閉着一些人又摒棄着一些人，我覺得我離開那長大的城牆如離開一個嚴酷的桎梏，我生長在鄉村，而這個嚴酷的桎梏又緊緊地幽禁着我的成年；我記起了城市繁華給我童年生活的不安和驚奇，和高大的城門給我的禁閉的威嚇，而今天我們便是在那城門下低着頭走出來。

讓我們的馬車在一條平坦的土路上緩緩地前進，我用微濕的背脊靠在車墊上，七月的陽光使我額沁出汗珠如沁出我的記憶，我想着我將要怎樣接受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荒蕪的田園給我的悲喜，我想着那禁錮了我的童年生活的幽暗的宅子，那些沉默的山野和那些在炮火病疾飢餓里留下來的逐漸長大或者衰老了的人們。……

三個鐘點以後我們的馬車停頓在一個小市鎮上，我和我的同伴走下車去，在那些店鋪和茶館門口投過來的誠實而驚奇的目光裏，我要看一看這六年前給我欣喜的小小的街市。

只要一個短短的休息，我們就要流着汗去翻越那和我們的小小村落有着十里距離的不平的山路。

無

辜

荒

沙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齊睜大着浮着嫉妬的眼睛，圍在四週圍的孩子們一條聲誦書一樣地拖着聲音數，在中間，一個在棉襖上罩了一件藍花褂子的孩子，有節奏地用鞋幫送起毬子。她那黃而細得像一根小錐子的辮子，平常總是毛篷篷地拖在背上，這回可梳得光光地在花褂子底背後跳舞。她聚精會神地發出「拍拍」的聲音，兩隻夾着布條編起來的毛窩，笨拙而靈敏地動着，一隻袖子斜向旁邊曲着，每當那隻毛窩揚起來的時候，這隻袖子便用勁地敲着節報似地壓下去，待右腳剛落到地上，便又彎曲起來。有的孩子在旁邊發出故意恐嚇的聲音來，在擺盪着小錐子的那個面前尖銳地叫一聲，從一邊跑向另一邊，或者有的一手斜拉過棉袍底下襟，作着立刻準備到他自己輪流的姿態，一方面努力把嘴擠到鼻子旁邊去扮出一付怪象。小錐子急了，兩條腿有些慌亂，扯着惋惜的恐懼叫着。但四圍的孩子也急了，瞎七瞎八的打攪也更多起來，不管那個跳得頭髮上口中直冒熱氣的小丫頭隨便嚷什麼。

「領皮！領皮！不要臉！不作興這樣搗蛋……我不來了！……」

「……五九，六十，嘍！後面有個鬼！……六三，六四……」

「過年不作興說鬼！」

「六五……順子！快！金二寶要抓妳小辮子了！哈哈。」

順子滿臉紅漲着，怒目町視着她底翻筋斗的辮子，連眼睛都不敢斜一斜，深怕那一撮雉毛作成的小東西落到她那發酸腳上來。孩子們喧叫着，笑着，無可奈何地數下去。於是茅屋門前那塊場子上，又不安地拖曳起了孩子們背書似的調子——

是年前難得見的晴朗的日子，左面互綿的大堤呈顯出一種淡黃，一種近乎灰白的顏色，它像一條有力的臂膀一般地驕橫地伸在這個坦曠的平原上，在它底肘臂的角度裏攔住了這個村莊，又把它底魔爪伸向遠遠的地方，彷彿想在那成片的冬天荒涼的土壤中挖出一種奇異的夢想，或超人世的力來。村子前面的河塘接受着蒼白而清新的陽光，悄悄地摸撫着凝在岸邊的薄冰。入冬天以來，它總是安靜地躺着，有時候，它用那憂鬱的眼睛望着罩在它上面的厚而低的天空，似乎擔心不透一絲晴明的雲霧會壓到它上面來。但只要太陽稍微印出痕跡的天氣，河水總是清澈而愉悅地放着光輝，像玻璃似地嵌在田地中。遠處的村莊寒落地散佈着。幾乎和不毛的土地同樣混淆在那種荒瘠的顏色裏。夏天從莊屋上扯起一簇簇濃綠的柳樹和枸杞樹也都瘦弱得像幽靈底影子一般，寂寞地沿着小河邊，轟在遠處莊子底斑點旁邊沉默着。

看出去，儘是一望無際的僵硬的土地，縱橫交錯的圩埂，它們裸露在淡泊的朝陽下面，彷彿從原始時代起始便永恒安息在這種靜止裏一般。

冬天地寂寞的平原。

父親嘆了一口氣。他已經離開了喧鬧的地方，沿着一條小路走下莊子來，在打穀場上立了好一會兒。他底手杖掛在肘上，兩手合攏在袖管裏，當他拖着遲緩的脚步，在平坦的場子上走動的時候，他那舊狐腿皮袍裏面微微翻露着。他讓他底高額骨和瘦削的鼻子完全浴在陽光裏，眸子安定着不動。今天，他沒有戴上他那頂捲毛的高帽，稀疏的頭髮在微風裏顫動，禿的額際從他底頭上截上去，將中間留下一種舌狀的髮形。他是屬於一種白晣而光潤的膚色，他那種只有從前貴家公子才特有的朱砂手，尤其是村莊上的鄉下人傳為美談的材料。

秋姑娘昨天和她吵了一整晚，他女兒麗華得罪了她。

他從緊閉的昏間低低地迸露了一兩個不清晰的字，坐在附近一條石滾上。他放下手杖，靠在旁邊，但那手杖擡滑倒在地上。

還是新春，鄰莊上順風吹過送春叫化子底歌聲——

鑼鼓一打響咚咚

新春送到你家來

大元寶滾在堂屋裏

小元寶滾在廊沿台

挑的挑呀

拾的拾

天井裏還有一個

聚寶盆——

這素樸歌唱底尾聲一消失以後，那種鄉村的寂寞又落下來。豬們在柵欄裏大聲啜食着糟粕，悠閒地懶哼。村莊上孩子們底喧笑聲和漸漸遠去送春底鑼鼓浮動在冬天底明爽與清澈裏。遠近的雞啼隱約地回聲相應着。什麼地方有狗們打架的嗥叫。

父親慢慢地踱回家裏，在門口的長板凳上，坐着兒子仁駿和秋姑娘底弟弟。

「爸爸……我們在等您喫早飯。」

仁駿從什麼思想裏站起來，無如奈何地說。一縷頭髮滑在他底額上。

廣平從叉口那裏把袍子吊起來，兩手塞在褲袋裏，他低頭用一隻腳尖在地上捺着，掘着，直到泥土上有了凹痕。

父親又去喚了秋姑娘一遍，秋姑娘躺在一條紫紅被裏，一直蓋沒了頭頂，她沒有動，也沒有回答。

如往年一樣，仍然是舊年裏做出的點心放在鍋裏重新蒸過的。傭人把筷子擺好，桌字旁邊却少了麗華。父親眼角裏含了一點冷冷的譏諷斜睨了母親一眼。母親靜穆着。看起來，她似乎還比丈夫老一點，她底頭髮有一半已經花白了，臉面上的紋線刻劃得很深，從鼻子兩旁斜行到嘴角的兩條紋路和她那雙巨大而混沌的眼睛尤其給她構成了一種悲鬱的神情，她不健康而且多病，永遠有着一個病態的膨大的腹部。

「大姐爲什麼不來喫早飯。」父親並沒有抬眼睛，只是用陰森森的聲音問十四歲的二兒子仁駒。

「大姐沒有起來。」

父親把齒間齧成最小度遲鈍地咀嚼着，咀嚼筋却在額旁漲得很粗，傭人替他端了糯米粥來，一隻姆指插進滿溢的碗裏。他安靜地看着他。突然，他站起來，用手一揮。

米汁淋漓在地上，幾塊磁片分散在椅腿桌腿旁，有一片三角形的碎磁跳在母親底腳上。

堂屋裏留着的人們，望着那微有些佝僂的袍子颯急而決絕地從門檻上掃過，向左邊一響，迎面那堵泥牆壁帶着膏似的一張「福」字便又僵硬地呈露在面前了。父親跑出去，但不到午飯的時候，便回來了，顯然的，在這冬季蕭索的田野上，他沒有地方可以去。下午，他和母親吵了一場，秋姑娘一直睡到房間裏又燃起煤油燈的時候還沒起來。麗華吃午飯的時候便起來了，她拿了一雙新鋪的鞋底，坐在母親那間朝西朝南都有一面小窗的屋子裏，夜很深的時候，茅屋頂上又震響起乾燥而粗暴的西北風時，仁駿還看見對面麗華底房門虛掩在黑影裏。

大門上的門錢，房門上的對聯，以及堂屋門楣上橫着的一條「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都還通紅着，在新年裏沒有沾上一點污跡，而這個家裏已經吵過三次了。除夕那一天夜晚，天井裏的「來克昂」公雞第一次拍着翅膀嗆睡沉沉地啼着，當它那倦怠的喉聲一墜落下來，從門縫裏漏出的秋姑娘底哭泣便填充在天井底四角裏。

麗華站在對面的門檻上喊。

父親站在門口了，他底尖削的鼻子又長又直，臉色跳躍在燃在貢櫃上的兩枝燭光裏。

「母親喊你有一點事情商量。」

母親正把剪刀放在桌上，一隻手背敲着左手擊的半個紅壽字說：

「好太爺，您平常也不是沒依過她，順過她底意思，今天您就再敷衍她一下就怎麼呀！有什麼天大的傷心事，要到大年初一的五更頭來嚇？本來這種日子，逃難到這種鄉下來已經够慘了，就是說那時我們在×地喫那種苦，也還沒像現在囚到這種僻角落來，難道非要再咒死幾個人才好過麼？她秋姑娘跟了你做小，我那一點錯待她？我也五十一歲了，死就死罷了，爺爺總是你底上人，仁駿他們還有好日子要過，她可以說明了她要咒誰！說到麗華，她已經是坑了，可是她也沒有第二個丈夫死呀！」

初三，便捧了一隻爺爺心愛的茶碗，老年人躺在後面小天井底床上顫抖抖地嘆氣，他病在床上已將近一月了。

這樣，只載負着鄉人樸素的歡欣淡淡地過去。附近的鄉下孩子仍然被包在新的臃腫的棉袍裏，他們底父親甚至在他們底頭上加了一頂小瓜皮帽。他們在這個時候，可以整天地忙着踢毽子，跳繩，追着送春的跳，或觀看大人推牌九。丫頭們繫着紅色的辮根，或綴着一朵從搖貨担子上買下的絨花，這村莊因爲是小莊子，所以僅有的一兩家家裏住了「街上人」的人家，孩子也會偶而有件把樣新穎的裝飾品裝戴起來去向同伴炫耀，順子頸上怪模怪樣地圍套着的花圍巾便是麗華從箱子裏無意中翻出來給的。

近幾天，空氣晴冷而乾燥，仁駿總是和廣平兩個人沿着左面的大堤上踱到很遠的地方，再踱回來。他們常常互相不交換一句話，各人綿續各人底思想，或者誰都沉墜在那種倦厭的空白的狀態裏。仁駿底心被一種不可耐的煩燥擊着，他竭力地避開家裏的人，即是當廣平在門外喊住他——

「仁駿！是不是去閑走？等我一等。」

他也總把眉毛從鼻樑那裏打起一個結來，彷彿這句話將要變成一個鉛塊掛在他身上一樣。大堤下去五六里的樣子，有一座使人懸心的拱背橋，走過橋去不遠便可以看見那廣茫的湖蕩，上面搖曳着喧鬧的蘆柴。秋天時候，

他們也常來，並且帶了仁駒，看鄉下人打着野鴨子。這些野鴨子都是成羣地棲息在蘆葦叢中，一槍放上出，總可以打落許多隻下來。

現在，他們又站在那裏，從湖蕩底遶開上捲過呼嘯的尖風染紅他們底耳朵，鼻端和面頰。寒氣刺過棉袍從棉絮裏鑽進身體，逗留在骨縫中。在裏面，沒有凡俗的聲音，蘆葦底悲咽糾合廣泛的威壓而強勁的嘆息，馳走在清清的蕩面上。所有的景緻是灰綠的水，黃的蘆葦，風，和一張單調的紙一樣的天空。

「以我們這樣的年紀，也許不是喜愛孤獨的時候。」

他們又踏過橋走回來的時候，仁駿說。  
廣平把圍巾裹得更緊些，並不回答。走了一兩步，他忽然掉過頭去看仁駿，似乎才聽見了他底話，他底鼻翼微微掀動了一下，便又無言了。

## 一一

在有些高地上，麥秧從褐色的土壤裏出來也有寸把長了。莊前柴欄裏的油菜花黃燦燦地鋪成了一片，豌豆秧也很肥了。

「廣平呢？」麗華走進仁駿底房間裏。

「到大興河一個同學底家裏去了。」

「你近來在教他什麼？」

「不過偶爾給他講了講解析幾何和英文……」

仁駿本能地由經驗觀察出他姐姐那付大白眼睛裏的意思。他在桌上的小鏡子裏看見他自己陰暗的肩頭。他趁勢伸了一個懶腰，但他感覺到這動作一點沒有彈性。

默然地把麻線一把把地抽過來，麗華釘了幾針鞋底。不知怎地，這很使仁駿感到壓迫。

「你是——」大姐掀起沒有睫毛的兩隻白磁。「發願心要把他造就成一個狀元人才了？依我看小弟仁胸也沒有修到他這種福氣，每天像陪太子讀書一樣地有一個傻瓜耐心耐腸地教，仁誠！你要記得廣平底姐姐是我們家底恩人呀！你不能不在她弟弟身上報恩。……」

靜穆。爺爺在天井底太陽裏濁音地咳嗽。

「別人也用不着你担心着給謀出路。前幾天秋姑娘還在慫恿爸爸把北高岡的租將來給廣平，或者給他升學。你自己呢？你看爸爸總是說：「廣平底中學總要遷就一個學校畢業才好」，沒有提到你升學的話吧？哼！爲人作嫁何苦來，老實說，你把廣平造就出來，將來不如他，也就格外讓秋姑娘耀武揚威，活活地把媽氣死！」

「你還記得你大哥臨死時對你說的話吧？……」

大姐最後又在門邊回過頭來補充了一句。

仁駿跑出去，躺在打穀場上一座低矮的稻草堆上。他一動也不動地仰面臥着，閉着眼睛任微溫的春風和太陽吻在他底臉上。他底眼睛也是溫的。越過迢迢的關山，從另一個世界裏，大哥底斷續的字音又戰震地來叩他底心扉——

「你將來應當完全和秋姑娘底弟弟隔離，不許和他接近，即使在我死後，我底鬼魂也要牢牢地替你看守這一條鴻溝。……」

他抓他身旁的草，他底拳苦痛地握緊着，在額際輕輕地敲着，捺着。一種迷信的，對死者感情底歉疚抓住他，大哥死得太早了，他不能够對他申訴，不能够對他辯護他和廣平的友情。是的，這個矛盾的家庭！大哥是太執拗地站在一邊了，從思想底頑同上，他是短視的。他停留在他那個階梯階段上了，他不知道這家庭在它底變動中是怎樣地給了年輕的他們一種有力的刺激，在他們底心裏淨化出那種可貴的契解。不，他們爲什麼要隔離呢？他們是無辜的！

不知道躺了多久，仁駿睜開眼睛來，廣平正在旁邊喊他，他底小眼睛和煦地笑着：



「怎麼爬到這裏來睡覺？我從戚明那裏借了幾本書來。有一本草原故事，我才看了一篇，寫得真美極了。」仁駿不知不覺地仔細地端詳起廣平來。他底瘦小的頭顱上蓬着一頭粗勁而微微有些天生彎曲的頭髮，有着肺病型的和他自己相反的牽削的肩頭，他今年才十七歲，雖然仁駿看穿過去，那胸膛裏不止是糾合着一股單純人生滋味的血流了，但刻劃在他全身體廓上的，却仍是那種孩子似的對人生忠誠的渴望和渺茫的對於完美理想的依附。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眶裏流漾着幾星青年人底狡猾，但這光芒是善良的。

「又在想什麼？」

廣平說着，走過去，跳起來伸手去攀轉青的柳條，然後無意識地悠閑地拍着掌。他拾了一根蘆柴，追在一條四眼狗後面，把它趕到田地去。他轉過身來，有些慚恧地笑着，激動着：

「春天來了真叫人高興，我好像聞見了春天底氣息一樣。真好，我真要狂叫一陣才好，仁駿，不知怎的，每年在春天初來的時候，我總覺得有什麼希望在看不見的什麼地方展開來，可以想見，又看不到的，現在我底心緒去回憶冬天，好像那是一段難耐的冬眠一樣。我又覺得春天突然給予人的是一種愜愜的，富於刺激性的快樂。你呢？」

仁駿托了腮悵惘地迷濛了起來，他底心情像鍋爐裏底水汽，慢慢地霧一般地騰揚，從遠方的雲霧裏，他底糾葛的煩囂的思想輕輕漫遊過去，模糊了廣平底話。他底聽覺似乎在關閉着，而實際上，那個青年底熱烈的語句却濾過了一切遺留的孔隙，沁在他心靈深處起着作用了。

「我從戚明那裏借了一本巴金底家來，你看了沒有？」

「家——？」

「看了。還是在X地看的，那時我不是對你說過麼？我看完了很感動。我真不明白，『家』為什麼不給兒女們帶來幸福呢？尤其像我們。」

「我根本沒有家。」廣平殘酷地粹笑着。

「那是一樣地，現在我們底家對你不能不說是有着某一種相當的關係，那就够了。你雖然沒有自己底「家」，但你姐姐底「家」底關係却是代替了你底「家」底關係的。苦痛都是一樣，看起來似乎都是瑣碎而無聊的小事，但浸透了你底生活的就都是這些——這些慢性發作的毒物。我覺得這種生活圈子裏彷彿具有一種特別的魔力，一切清高的說空話的人吸收進來，她都可以潛移默化地改變他。我記得當我們前年回來的時候，我底腦筋裏的確裝了不少自信的人道改良主義，但現在，事實上，生活却比我們底好心堅硬得多了。」

「那你以為我們底覺悟是無益的麼？……」  
忽然，春天底芬香，樹，和一切的幻象都從廣平底心裏溜走了。

「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底內心很對過……」

父親，母親，麗華，爺爺，秋姑娘，甚至仁駿也在堂屋裏參加一種新穎的，愉快的，差不多使這個家裏誕生出一種利那的健康談話。事情是這樣的。今天下午有人送口信來，母親底堂妹病得很重了。她預料到自己底病底前途，請求母親和父親幫助她底後事，因為她是孤伶的一個人，婆家娘家都沒有什麼親人；同時囑託母親把那自從五歲就承繼給她的女兒婉華再領回來，因為她死之後，這女孩子便將一個人孤獨地被拋棄着了。

「明天絕早我們便坐船去，」母親拭着洋溢着淚水的眼睛，對父親說。「麗華也隨着同去。」

「徐家姑奶奶既然要臨終了，我也應當去看看她。」  
在肅默的環列的氣氛中，秋姑娘搔着肘彎的袖子。

廂房裏，油盞裏燃在燈草上的火綫起着輕微的扭捏，細的黑煙擰在苗頭上。廣平睡在被窩裏，望着搖幌幌的黃泥牆壁出神。最先仁駒會跑進來拖他到上堂屋去聽這個興奮的消息，但廣平終於推說着困倦到被窩裏去。這房間沒有窗戶，床右面一張和氣人咧着嘴笑着，有些零亂的東西雜置在牆角，燈影下結成模糊的一堆。

燈盞上的火苗漸漸偃息下去，廣平仍然不能夠睡去，一層失望的幻滅的影子總是逗留在胸膈間，不能夠拂去，很奇怪地，他底心又退到冬天底陰暗角落裏去，而且說不出的窒息的向什麼深黑的淵谷沉落！

「我們底理想，我們底努力和諒解難道都是徒然麼？」

這句話不絕的在他底耳畔重復。他底聽覺中再一度迴響着仁駿底聲音，跟隨了這聲音，這個他所寄託的家庭露出了一付孱弱的浮腫，掛着平日一切錯綜的猥瑣，剝落，倒塌下來。是的，他了解這一切，極幼小的時候，他便來參與這家庭底矛盾了。從前除去秋姑娘和仁駿底父親外，他被這家裏每一個人憎恨着，他也憎恨着每一個人，他後天地帶着秋姑娘教與他的盲性，多少自動或多少被動的迴避在互相毒視的渦流裏。但現在，自從在X地一段值得紀念的苦痛的貧困流浪中，他和仁駿昇華到另一種思想的表面時，他便以着思想上憐憫的心情來原諒，來重新估定並容忍這一切的人物了。

那時候，正是事變的那一年，全家分成兩部分離散了，仁駿底父親帶着秋姑娘，麗華，和仁駒輾轉逃到故鄉來，而遺下他和仁駿和仁駿底母親在X地流浪着，從那時起，他們失去了那個所謂家的庇護，爲了得到一些東西可以填飽了肚子，他們跨出了以金錢爲本的學校底門檻，在生活底競逐裏盲目地碰撞着：他們作過警察、學徒、僕役、以及更卑微的事情，在不幸的遭遇下，嘗受過冰冷的臉面和飢餓。正是這樣的實生活給了他們那以前已經在心裏茁生的公子老爺底驕傲一種摧滅的因素，讓他們看見在他們那破碎的玻璃匣子外還有着怎樣一個悲慘的世界。

苦難，慢慢地將兩個受毒的孩子引近了，現在，他們根本遠離了那種拘禁他們靈魂發展的倫理矛盾，生活裏不堪言說的痛楚同樣掃蕩着兩條幼穉的生命，沒有一些不同，許多日子，廣平和仁駿在風沙裏奔走，帶着屈辱去投奔一切可以容許他們吃飽飯的地方，終於，在不斷的外力惡劣的激盪下，那種原始的善良的人性知覺漸漸地在他們心中復甦了。當一個晚上，仁駿帶着激憤的聲調向他揭示了他們家庭中那種矛盾的關係，廣平完全像初春的雪溶化在溫暖光明的陽光裏了，他簡直不能承認他一生裏曾經比這次更感動過。當然，他們那時仍然是非常幼稚，一切呈露在他們思想中的觀念還只不過像霧中的遠景一樣，但說起來，在這兩個孩子中間已經不能不算奇蹟了。

幾乎用了一種虔誠的心地，他們貪婪地學習着，只要有功夫，仁駿總是帶了廣平到他一兩個同學那裏去看書，或者他們也借些書來在惟一的空隙裏讀着，有一天當他們在一本書裏看到這樣一句：

「人與人之間本來是沒有仇恨的，只有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才造成了人間的仇恨……」  
他們都哭了，他們哭得那樣熱烈，以至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忘記了那深及腳踝的積雪，也忘記了他們身上攜帶的棉衣。

從此，在模糊的照明裏，廣平了解了在社會底播弄下，他們是扮演了怎樣的一種角色，他實感到他和仁駿底無辜，每一個人，這家庭裏每一個人底無辜，在心底感覺上他開始在同情與憐憫的優勢上。一直到後來他們能夠回到故鄉來，他們便抱着滿腔虔誠的改良主義歸來了。

這不僅使家鄉人奇異，秋姑娘底弟弟會和仁駿兄弟一般地契諒着，而且如一個兒子一般地尊敬着仁駿底母親，即使麗華這一班人也感到極大的詫異。那時住在城上，一個中學離城上有十幾里，廣平和仁駿總要常常穿壞幾雙布鞋，當母親替仁駿鋪鞋底的時候，總也順便給廣平鋪一雙。

「這雙是誰的？」麗華問。

「給廣平也順鋪一雙。」

麗華底巨大白眼睛長久大睜着，翻不轉去，後來，她對母親說：

「在X地兩年，您被廣平底米湯灌足了，您底真心真容易給人騙到。」

但初歸來的母親是還記得在X地廣平把連賺來的一個銅板也交給她的事體的，那種真正的感情的餘溫還氤氳在她底記憶裏。

不到幾個月，他們底家再度地逃難了。拋開了城裏的老屋，盤居到僻遠的村莊上來，今年，已是在這裏度過的第二個年了。

然而，在重新的家庭組成者底集合下，廣平和仁駿所單純建築在自己精神改良上的理想，也一天天遭碰到絆

足的苦痛了。

「是的，仁駿說得不錯，『我底內心很難過。』……」

廣平終於失望地在生活質感的縫隙裏漏出了這個念頭，在實際上他不能不屈服於仁駿底結論了，不斷的背信的傾軋，瑣煩的爭吵，過去生活所決定了秋姑娘底那種潑辣性格與不接受勸告的頑拗，父親底乖戾，母親對自己的動搖而浮面的感情，最後，麗華底白眼睛出現了，它們陰險地睜視着……

### 三

守完了姨母底七數，那個自小便給了姨母的婉華隨了母親回來了。她穿着重孝的灰色衣服，白色蒙着麻布的鞋，臉色很幽暗，就是母親所說每個死了上人的底『晦氣色』。第二天父親便叫她拆去孝鞋上的麻布，單穿着白鞋，因為既然女兒底生身父母還在世，又住在自己底家裏，是多少要圖忌諱的。

婉華回到家裏的初幾天，呈現着很不安的踟促。她底受拘的客氣和彬彬的態度在在都說明了對這個家的陌生。是的，自從父親和母親那一年回鄉參加一個大規模的祭祀後，她便一直在姨母底家裏生長，而父親十幾年來却是在外面作事，遷移。事變後雖然父親他們回了來，但那時他們住在城上，而姨母總是定居在趙鎮的老家。母親後來幾次派人去接婉華上城來逗留幾天的時候，婉華也不過上來了一兩次。姨母離不開她，婉華把她底養母一個人拋在家中也不放心。爲了這事，父親會搖頭嘆息，尤其是幾次劇烈地發脾氣的時候，他常常把這件不快意的事情掛在嘴上：

「兒女都是債！至親骨肉什麼都是空的，上人不過是給你們子孫作牛馬！婉華難道不是我親生的女兒嗎？有什麼用？寄養在人家就沒有自己底父母在心上了。姨媽固然離不開她，難道她自己底父母親就不想她嗎？」

父親很不滿意姨母底自私。在逃難後的環境中，關閉的生活和失意給予他一種極其乖戾的僻見和嘮叨的脾氣。同時在他底專制的獨裁下，他對一切的人詆咀着。他常常抱怨母親從前不該輕易地把婉華給人去領養。

在全家，婉華受到一種特殊的體貼。每晚她睡上床後，母親總要輕輕地替她塞好被，使她底被窩裏不致有風竄進去，她和麗華睡在一塊兒，等麗華睡覺的時候也總要再一次受着麗華溫柔的照顧。

「你回來真好。」麗華吹熄了油燈，竄進被窩說：「我真希望我身旁有個妹妹。真的，兄弟終是兄弟，他們是死也不肯聽你一句話的，他們把好話當壞話，壞話當好話。沒有談頭。仁駿就是這樣！你冷嗎，婉華？」

「你今年十六歲了吧？」

「十五。」

「唉！記得我小的時候還抱過妳，妳那時候真胖。」

「……」

「在姨母家裏，她一定待你很好吧？你不想家是不是？在城裏，我們接過你幾次，讓你到城上玩幾天，你怎麼不來的？」

「媽……哦，姨媽身體一直不大好，所以……」

「我覺得自己底無論如何總比別人家來得好，即使人家待你再親近一些也是一樣。再說，骨肉是有天性的，像你，到底是周家的子孫，所以結果還是應當回來。你曉得，自從你大哥在×地死後，又加上我底婚姻的不幸，——」麗華怨楚地嘆了一口氣，語句哽塞着，她努力着平靜了心，接續着：「結婚不到一年，姐夫就死了。對於這婚姻，我當時的糊里糊塗，只略微覺得爸爸是爲了巴結上司，他說：『墳房也沒有什麼，好在前面留下的一個孩子也有六七歲了。』秋姑娘末，是巴不得我早一天嫁出去，她好早一天拔去眼中釘的。我看那時，她簡直忙得比我還高興……所以後來姐夫死後，我就把家當和孩子交給孩子底舅舅，回到家裏來了。我受不了那種冷清，同時我也不得讓別人清淨！」

「你家來也比不得在姨媽家裏了，以後在家裏處處都要用心，不要聽別人那些甜言蜜語，你要體諒媽，媽自從秋姑娘來了後就沒有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爸爸對媽早已沒有什麼感情了，不然的話，他怎樣忍心把媽放在×

地兩年呢？那時我看見爸爸和秋姑娘在一塊，我真恨得澈骨，我真氣得——呃，你要尖聰些，不要再像仁駿，以後我還期望你作我底臂膀，懂嗎？怎麼，你着了涼嗎？你又在想姨媽了吧？」

「不，沒有——。」

婉華說。她感到眼睛上那種滾熱的感覺現在又已經涼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滑過去，婉華底性情也既在時日底積壓下無聲息地浮露出來。她在鄉下一個初中裏修完了二年級後便沒有再接續讀下去，對於外面城市裏，大都市底見聞和經歷，她是孤陋寡聞的。在許多問答上，有時她竟比鄉下人還可笑。她沒有見過過電車，電影，甚至和電燈。她想像不出都市底圖畫，她以為樓房建築到幾十層，上下起來或者要須幾天的路程，住在熱鬧的馬路上的人們一定每天興奮得不能安睡。當父親眩耀似地講給她許多景象時，她就睜大了眼睛：

「哦——」

自小來，姨母便把她寵愛地圍在家庭裏，使她感染了一種溫柔沉靜的性格。關於家庭，她有一種機敏似的本能的伶巧，她不大扯談有些會引起不快的紛爭的瑣碎，這一切複合的關係都是她在姨母家裏所不習慣的。她底心底自然的需要使她懼怯地從這些退縮，不久，她和仁駿像熟了，當然她也知道了廣平就是秋姑娘底弟弟，他們各自敘述着這些年來的往事，她出神地靜聆着，有時候跟隨着他們一同微笑，有時候驚愕地低喊了出來。等大家笑了她，她才不自主地羞慚起來。

她常常哭泣，那是當家裏又醞釀着風暴的時候，有一次父親爲了什麼事，在堂屋裏和母親跳脚惡罵，她像鬼子一樣地躲在房裏發抖，這風暴裏要求庇護的感覺，使她想象，想那個疼愛她的姨母底家。

五月節過去後，父親訓誡廣平，暑假裏他應當到六十里以外的一個學校裏去攷高三，他告訴他，自從他很小的時候到他家裏來，他一逕使他受着教育，沒有間斷過他。憑他底身世，他應當知道他底能够受教育是如何榮幸的一回事，不應該懈怠，雖然是在逃難的時候。母親也乘此提出了仁駒升學的問題，父親踟躕了一下，便回答

最近在他底經濟能力條件下還談不到這件事，好在仁駒底年歲也還小。

對於婉華，仁駿堅決地在父親面前主張她去放初三，和廣平一同去放，如果放取了，將來他們同去也可以有了照應。父親沒有通過這個提議，他底理由是在這樣不安的時候，他放出年紀很小的婉華不能放心，再則，婉華是女孩子，學業遲緩一點倒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不是出風頭，爭奇好勝的時候了。母親沒有什麼意見，她也的確覺得她放不下心來讓婉華去嘗那刻苦的學校生活。然而麗華却竭力地在父親底談話中明一句暗一句裏表示她擁護婉華應當去修完初中，她申述：在這個時代裏女孩子也應當和男孩子一樣地受些磨鍊，將來才能成人，雖然那種主要的氣憤集中在這一點：

「仁駒要去升學沒有錢、廣平去上學校就不要錢了麼？那麼既然廣平能去上學，婉華更應當去上學！」

「你們沒有權利來干涉我底意志！」終於父親把椅子踢到一邊，咆哮道：「把婉華喊來，隨她底意思好了，我還有不希望我自己底兒女好的嗎？」

仁駿像石膏像一樣地儘立着，他絕望了。他比對於他自己底不能升學更加絕望了。他知道婉華那種天真爛漫的性格是不會違拗父親底意志的。他之所以願意婉華去參入那種羣體的生活是爲了不願使她再變成第二個麗華，變成以前的他，他要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她能避去這裏陰暗的氣流，使她不被摧毀在這無謂的畸形漩渦裏。

婉華底影像從上堂屋底門口顯現，她底臉受驚地凝結着，她站在方桌底角邊，腿在桌子下面的陰黑裏顫着。她俯着臉站立了好一會兒，慢慢地，口吃地——

「我願意接着上下去，爸爸。」

隨着末後的字，那顆印在眼角的淚珠突然滾下來。

#### 四

茅屋簷下垂下了溫柔的蔭影，紡織娘潛藏在黃瓜架和豆莢底繁密葉子下面歌唱着幽細的金屬的聲音，種田的



人已是晚飯後好久了，正弓着黧黑的腿坐在板凳上閑談，他們談兵亂，談從什麼地方播放過來的謠言，年歲的收成，城裏與鎮市上東西底奇貴，老頭子敲掉烟袋灰，夢一般地聽着小伙子們誇張性的言辭，沉到往逝的無限悲悼裏去。婆子和女人們不久便吸引在住在鄉下的城裏人底家務事來了。

那個常常去糾纏仁駿他們的順子，吃完了廣平給她的一枚山芋也早已爬到蚊子嗡嗡的床上睡着了。

大堤在月光下伸着，遠遠地伸着。這樣幽明的晚上看來，它彷彿成了一條神祕莫測的神話的路，彎曲在誰也不知道有多深遠的遠方的朦朧裏。三條影子斜曳在堤邊的青草上，它們一秒秒地由修長的淡迹變成鮮明的濃黑了，在兩雙拔着的鞋子中，婉華底脚走在中間，從背影看來她比一年前才歸來的時候修長了。

高的堤上看出去，村莊，小橋和車棚一切都俯伏在脚下，顯出奇異的扁小和平坦，銀灰色的幕帷降落在毛茸茸的秧田上，沒過堤外那條作為往來主道的低的河面，浸沉了左側無際的荒瘠。那片野地光禿地壓住了天空底邊緣。月亮便從那裏吐出來，像一個朱紅色光澤的球，現在它已經升得很高了。曾在微明的薄黃中映出的高而稀疏的草莖也裹在青色裏了。大堤底影子倒在內面的坂子上。在上面還印着向日葵底苗細的桿莖和一些瓜豆之類鬆動的幽陰。

廣平互抱了肘節，臂膀一直裸露到汗衫背心底四邊，連肩胛骨也現在外面，他底頭順了斜上的姿態向上一甩，把落到額上來的頭髮拋上去。

「這晚上真好，」婉華半用睫毛蓋了她底眼睛，向着遠方說。「很溫爽，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在學校裏，我們也常和同學在這樣的晚上出來散步，廣平，你們不是也是這樣嗎？那邊水太多了，四面都是蕩，有的時候似乎太單調。我喜歡這個地方，更喜歡從前姨母住的那個鎮市。」

她回了頭看了看仁駿和廣平，一個赤着膊，拿着一柄濟公活佛似的芭蕉扇；一個穿了一件有了洞眼的背心，她忽然假想這是熱鬧一方的一條馬路，兩旁店舖裏的人們都奇怪地看着他們，便笑出聲來了。

婉華回想着，時光真過快極了，她回到家來居然一年了，去年爲了上學的事情還那樣提心吊胆地惟恐及不上

，今年一轉眼已經初中畢業了。當她和廣平同時起程到學校裏的時候，母親和麗華都再三囑咐她要看重她自己底身份，對於姊姊作過娼妓的廣平要冷遠，不能太天真爛漫，以至跌落自己底身份。一路上，婉華居然極神速，不可思議地對廣平起了一種無理由的鄙惡，她說不出理由來，她覺得「娼妓底弟弟」幾個字使她底心起着難堪的顫慄。然而，一年過後，她開始怎樣去想廣平呢？她不能從他發現一絲羞辱的餘迹，他底單純的容貌，平穩的行動，課業的認真，任何地方都沒有透露過一滴卑賤的血流來，甚至在幾次虛驚的解散中，廣平還給她背負了行李，涉了幾條小河。她感到純潔的青年底心所特有的比死還難過的慚愧，當仁駿底來信回應說：「是的，你不應當仇視或有一分地鄙賤他，他血管裏所奔流的血並不和我們有什麼兩樣，在我們這一代，在不犯罪的原則下，我們爲什麼不是深摯的朋友呢？我明白我底許多盲目的情感的餘毒還在許多地方駕御着我底理智，但我一定要掙扎！你，你是太純潔了，你更不應當沾染一下，只要一下這犯罪的觀念……」的時候，婉華哭了，她永遠像一個小孩子那樣愛哭，悲哀的時候也哭，喜悅和懺悔的時候也哭。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在家裏真像好朋友那樣了。」

「想起來，在幼稚的我們真好像奇蹟一樣，不是嗎？仁駿，記得當我們都小的時候，有一次你在母親那裏杜造我說你的壞話，引得我挨了姐姐底一頓打。」

月光下，廣平底笑笑得那末沉思，那末光輝。

仁駿也縱聲地笑，他底闊喉嚨喚起了不遠村落的犬吠。

「真是小孩子底把戲呵！可是我在六年級偷了同桌女同學底一塊硯台，不是你給我向父親告發了麼？那時我真恨得兩拳要將你打扁呢！」

「爲什麼我們底家裏永遠這末陰鬱可怕呢？」婉華畏縮着。

「爲什麼女人可以拿錢買來呢？爲什麼男人要像養家畜一般地養着許多女人在家庭裏供他享樂呢？」

廣平也反問着，隨手拾起一塊砂礫丟到堤外的河心裏去。醇酒似的水面，幾條青白色的，灰色的，墨汁一般

的圓線圈從一個中心向四方引展，交替在這三種深淺的變幻裏。水，使人疑心牠是一匹華貴而質樸的緞子，不絕地盪漾着，它底波凹裏是黑色的圓滑的粗條，黯黯的水紋自己底影子。然而在躍動的黑的河水浮面却泛着一層油液似的閃光。大橋附近兩岸旁靜悄悄地泊了兩隻船，有着新的桐油的舳板。一隻小船從那邊窄小的又河滑出來，曳起在船尾後的粗條扯碎了本來已經扭曲的月亮，把它壓成了分散碎離的銀屑在水中胡亂的舞蹈。竹篙從河底抽出來，玻璃似地在船夫底手中閃耀。船夫低聲地在鼻子裏哼一種奇怪而不悅耳的調子，漸漸地滲入遠處。

趕路的蘆蓬船搖着橈竄行着。喘着催眠似的澀啞聲。

夜底呼吸是如此柔明，如此地滲透了他們底靈魂，一種永遠不能抓住的，縹緲的，對於人生的憧憬從他們隱秘的靈魂深處曼繞出來，雖然這種感覺有着程度上，廣度的差別，在他們各自的心裏。對婉華，它尤其呈現得模糊，熾切，像濃霧中一線偶而從雲端中射出的微明，一剎那間，連自己也不自覺地便讓它消逝了，而且永遠不能夠回憶。

「宇宙真偉大得奇怪，」廣平喃喃地說：「這樣的晚上，它會使人覺得是在作夢，真的，這真不是現實的感覺，只有在夢中底切的輪廓才這樣模糊，若遠若近，我常常生活在自己底夢裏。在自己底理想的夢裏希望現實轉變得柔和一點，但我只是喜歡沉在自己底夢裏去容忍現實，我永遠不敢想我底夢能夠有變為現實的一天……」

仁駿回應着：

「你底夢：是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這裏面，什麼都是合理的，沒有我們在X地那樣的生活，沒有從前和現在的我和你，也沒有一個埋葬我們底青春的家。那個世界裏，老年人是和善的，不像爸爸，像我們這樣的青年人都像朝陽一樣地飛騰着——是不是？」

廣平點點頭，他地心裏充滿了對仁駿的欽佩和知己感。誠然，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他底夢是什麼。他知道這是他底幼稚，他只能感受，而不能表現。他又依稀地感覺到仁駿也是這夢想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如果那時仁駿不會那末崇高地感化了他底睡眠的人性，不會把他自己超一步對家庭的認識闡述給他，他現在又會怎樣呢？……

「我和你一樣。我矛盾得很，我恨我底父親，然而我又同情他，我恨麗華，和母親底朽壞了的心，我也同樣地爲她們悲哀，這種理想與現實不斷地不調協地沖擊着我底內心，而我也不絕地苦痛着，我常常感到消極，我好像我自己不過是一顆落在海洋中的星，而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又竭力地掙扎起來……」

「你和廣平間現在仍然有着矛盾嗎？」婉華擔心地叮視着仁駿。

「有的！我們還不能夠是脫離現實生活的超人呢。」仁駿斬決地說。

「你不滿意我底姐姐，我知道。像妳剛才便沒有講起她，其實我也一直沒有純情感地顧慮過她。仁駿，雖然她是我底姐姐，我並沒有附和過她，我愛她是不错的，我還可憐她年青時候的遭遇和身世，你知道，我深深地憐憫她！」

都沉默起來了。

「當秋姐十五歲的那年——這是我後來聽她說的——我底母親便使她去作賣淫的生活，那時候她不肯，我母親便捆起她底手脚來，用繩子抽她底全身。我母親說：『你不願作這樣的生活，我底眼睛又早已瞎了一隻，叫我們喫什麼？』我父親是個什麼事也不作的酒鬼，他打母親，抓住她底頭髮和她要錢。後來父親死了，我完全是我姐姐出賣肉體養活起來的。過那種生活，她不得不學會了那些花言巧語去裝腔作勢，所以成了現在的『她』。我常常想：『誰使她變成這樣的呢？』，我總以爲她本身沒有罪。」

到後來，廣平底字句是這樣地緩慢和冗長，他底眼睛向着前面，好像他底字是須要他費力地一個個地從前面的幻景中讀出來的一樣。他們已經向着回去的路上走着，家的莊子在百餘步外的堤邊斜臥着。不知什麼緣故，婉華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悲哀漲在她底胸間，她很想哭，她望着垂着頭在稍前面趨超的廣平底背脊，它是這樣一付瘦削的體形，她又望那細頸子上的頭蓬鬆的頭髮，這頭顱裏是孕含着這樣奇異而不幸的生活的。她敏感地肯定她是被悲哀壓倒了。她試驗着說幾句安慰他的話，而待她說出以後，她又懊喪她爲什麼要說出這種浮泛不關痛癢的勸慰。當她疲倦地踏着他在後面的影子走下坂坡時，她終於搶先跑向前面，畢竟跑到了自己底屋子，在床

上躺下了。

第二天，母親到麗華房間裏來取什麼東西，望了望婉華說：

「爲什麼睡覺總是不枕在枕頭上？」

接着問：

「昨天晚上你和仁駿他們走到什麼時候才回來？」

「一會兒功夫就回來了。」

「一會兒？昨天我在上堂屋的時候你們還沒回來呢！我進房間的時候總有十點鐘了。婉華，不是我說你，自從你從學校裏回來，我看你不像以前聽話了，這樣半夜三更的時候，在這種鄉下你和他們跑出去有什麼玩頭？昨天你大姐還在我面前說起你——」

一整天，婉華無論拿起一本高中英文背誦選或魯迅選集來，她底眼前總浮現着一個瘦削的背影和一頭蓬亂的鬚髮。

當房東家底順子照老例鬼祟地站在她底房門前，等她逗着她的時候，她學會了仁駿有的時候那樣繃起了眉頭，揮了揮手——

「去！我有事……」

## 五

依照父親底意思很早便想搬回到城裏來了，可是這心願一直到八月初時才實現。因爲現在在每一個禁閉的角落裏都可以聽說着關於城裏太平，熱鬧的信息，散落在四鄉的城上人，只要想一想城裏自己底那些瓦房，有着明亮的窗戶和軒敞的堂屋，磚砌的乾淨的小巷，沒有一個不緬懷着歸去的。於是，在中秋節底前幾天，周家僱了幾隻小船，裝載着所有零星的東西，順着一條淺淺的綠色的小河一直搖到城外一個坡坂下面。

老屋，從外面上看來，除了牆頭上搖曳的一列草葦似乎並沒有什麼改變，雖然裏面蒙受了極大的損失。廣平熱切地跑到他從前住着的房間裏，在幾隻蓬鬆張開的抽屜裏亂翻，一直到尋出了幾張從前仁駿寫給他的紙片，把它們塞在袋裏。

過了中秋節，逃避在西鄉的大房和三房也上城了，大伯母和三孀一見了父親和母親便打開了話匣了，訴說着所有鄉居的苦楚，骯髒囉，瘡疥囉，瘴疾囉，怨東怨西地講了一大套。三孀一邊嘆息，一邊撫着自己搽了粉的面頰說：「咳！老啦！這段日子真要減十年陽壽！……」

她回過頭來，看見仁駿在釘一隻將要脫落的窗戶時，便竭力把舌尖在齒間噴起來：「啊喲，仁駿簡直完全成了大人了，一條個子比二叔都要高了！」

大伯母用眼睛送走了廣平底瘦削的背影後，有氣沒力地和母親咬耳朵道：「秋姑娘弟弟到底看出不是正經人家出身，和你家仁駿比起來，簡直有些鬼頭鬼腦地討人厭，我真不懂他在你們家裏是什麼一回賬……你也太老實……」

近一年來，父親和秋姑娘都抽上了煙，他們晚上睡得很遲，早晨也要睡到午飯開在桌上。搬到城裏不久，他底新鮮感覺慢慢消褪後，便又漸漸咆哮起來，他曾聽說有一門親戚有作縣政府科長的希望，他奔走了幾次，可是事實上却沒有什麼好處，於是一等他過足了煙癮，他便常常走到大房或三房裏去扯談，不屑地吐着吐沫：

「這班人太窮人乍富目中無人了，從前我周某在面子上的時候，誰認識這班人？喝，現在了不起啦！居然我周某要他們門上去求他們了，所以天下的事還不反常嗎？」

關於升學的事情不再在父親底口裏聽見提起了，他只是偶而帶着一種預言者似的憂愁的神色說：「現在有飯吃就是好事了，還鬧着升學升學，等着看時局如何變化再說吧！」

仁駿把每天很多的时间都消磨在戚明的家裏。戚明底哥哥打算組織一個初高中程度的自修補習團，專門救濟爲了經濟或其他原因失學的青年。這許多天來，他幫著他們忙碌於籌劃一切，他差不多整天跑在外面，遺留下最

近脚上患了濕氣的廣平在家裏。

帶着一雙破爛的脚，廣平幾乎每天不能移動到大門檻以外的地方去，白天，他只得坐在一張椅子上，把脚伸直着放在一個椅子上，焦灼地耐着性子，找些書報讀着。有時也給婉華講解課程上的問題，可是慢慢地，不知怎的，他們都同樣地變得對於一些機械的課程和些書籍枯燥起來，當廣平有一天在他底脈管上發現了一簇疥瘡的顆粒時，他幾乎變得不能忍耐的懊惱了。然而，在這個家裏，他從來沒有一種任性的權利，他只有帶着陰暗的臉龐在椅子背上，忍受秋姑娘敷些莫明其妙的藥在脚上。

「你爲什麼不想想辦法治好你底脚，却讓它這樣一天天下去，疼得厲害吧？」

有一天婉華問着，從地上拾起她底活計來，團放在膝上。

「還好。」

婉華搖搖頭。「這又何必充英雄。」

「我也願意它會立刻好起來，可是有什麼辦法想？……」

「聽一個同學說，」婉華打斷他，「她從前害過濕氣是敷一種什麼黑膏子敷好的，我給你去問一問，要些來好不好？」

下午，婉華帶了一包黑色藥膏回來，還弄了些紗布和脫脂綿來，她在仁駿和廣平的房間裏遍找着剪子，當她正要跑向堂屋去的時候，廣平叫住了她。

「幹什麼？」

「去拿剪子，給你剪紗布好敷藥。」

廣平坐在門邊，他底一隻手還攔在門上，意思是阻止她這種太越份的熱情，可是他底臉面上却在一剎那間滯留了一種掩飾的激引起來的感哀，從窗戶裏有些陽光的白塊進來，落在他底蓬蓬的髮上，他肅穆地看着對面那個孩子，突然神經質地有些預感，他感到不祥……

在門外，門框那裏，麗華靠着，她底眼睛裏溢着冷冷的憤怒的譏諷，可是她仍然恢復了她底自然，在外面牆脚邊取了一張篩子，她回過頭來，對婉華說：

「媽媽今天早晨起來就有些頭疼不舒服，躺在她房裏的籐椅上，我想妳大概不知道吧！不然，你大概總要去陪陪她的。」

隨了這句話，廣平和婉華不自覺地互相用茫然無辜的神色對望了一瞥。

吃晚飯的時候，父親繃着眉頭，斜睨着廣平說：

「牆上有什麼？喫飯的時候爲什麼老是看着牆壁……」

仁駿抬起頭來看，笑道：

「這大概跟那個笑話一樣，牆上一定畫着一條魚或一碗肉了，可是你看得太久了，我們要吃虧了！」大家笑，廣平也艱澀地隨着笑。

夜裏，廣平不住地在熟睡的仁駿身邊反側，這又是中秋節後第一次的月圓了，月光折過窗子流溢在桌上，地上。在這種冷水一般的清澈裏，窗外一株枇杷樹粗勁的陰影溜在牆旁。蟋蟀在什麼磚隙裏叫，而這種音與光是這樣地順應，融洽在一種無限清明的感覺裏。廣平不能睡眠，他開始奇異於一種特殊的感覺，一種從未對他啓示過的新穎而強烈的什麼在他底血液裏潛流着，像浪潮一般地無聲息地向他心底沙灘上翻騰着，他辨不出那深深地撼動他心靈的是久已枯萎的身世辛酸的復活，還是那種亢奮的令人戰慄的某一種情緒的預感。他有些震慄，而且被掩葬在莫明的恐懼裏。在這以前。當他把這週遭想得太多的時候，他總覺得有一張錯雜的網張羅在他底足絆。在這個晚上，他尤其異樣地感到他底足步異常地紊亂。

「假如……」想到這裏，猝然有一陣痙攣樣的寒慄在他底皮膚上飄過。

近來大姐麗華對婉華有些嚴厲起來，她只要婉華早晨洗過臉後忘掉立刻把水傾出去，或到天黑時還不記得把燈盞裏倒了油的話，便會刺刺不休地說許多廢話。有一次婉華走到母親房間裏，大姐緊張地急遽把和母親湊得很



近的頭掉過來，立刻中止了什麼談話。婉華底心裏奇異地躊躇着，這時候，她發現三孀刷着刨花的光滑的頭也本着分散的姿勢移轉回去，陰陰地浮在苦悶的狐疑裏，她勉強地招呼了一下，便退了出來。

三孀之後，母親把婉華叫到面前說：

「婉華，你也一年年大了，不能算小孩子了，有多少地方和廣平也該避避嫌疑才是，譬如說有一天廣平在門口用手擰着你……這當然在你是天真爛漫，可是如果被外人看見……今天三孀家的志貞說她看見你特地到一個同學家去替廣平要醫濕氣的藥，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一過女孩子……而且這是小地方，閑話講起來難聽……」

麗華倒了一壺茶，放在母親前面的紅漆桌子上，笑了一笑：

「該應，我們一家都是少欠了他們兄弟兩個人的，從爸爸起，養着她，給他上學，供穿供用，好啦，債欠得不够，還有個仁駿把廣平看成了一個寶貝似的。算了，仁駿不去提他了，男孩子差不多都是受父親遺傳的，我以前總以為婉華是個明白孩子，不會和那下賤坯廝混，可是我現在看看你們都是認仇作恩的糊塗虫，有心肝的人也不出在我們家裏……」

「是啊！」母親悲哀地搖頭嘆息：「怪不得上次秋姑娘還在誇口，說她底命比我好，誰說不是呢，你爸爸，不要說是和我相背而行了，就是我所指望的下一輩子的你們也漸漸地讓她買了你們底心了，這樣等到將來，我看我活着也實在沒有什麼指望了……」

母親額上的皺紋重疊着，混濁的眼睛遲鈍而疲倦地定在對面不相干的東西上，暮年的悽楚帶着末路的翳影停貯在她底眼角。

不知怎麼，在婉華底心裏，起了力的兇猛的衝撞，對於一個女人——一個被剝奪了畢生婚姻幸福的女人，她自己底母親——的模糊的憐憫，正在另一種強烈光亮的情緒下起落地浮沉着，她從來沒有輕忽了母親和尖嘴刻薄的姐姐，但是對於從她們口裏迸出的每一個字她都起了反感。

她奔進自己底房裏，她底喉嚨努力從窒塞的胸中無聲音地叫出了：  
「我愛他！」

便把她那漆黑的頭髮埋到被窩裏哽咽地哭出了。

## 六

一疊練習簿道列在桌子上，有一兩張報紙壓在下面。桌上亂得有些類乎垃圾堆，仁駿拋開一枝蘸水鋼筆，煩燥地搔着頭，不久，在他那永不會夾過香煙的手指間却燃起一枝紙煙來。一縷淡淡的烟線上升着，他用着滿要說許多話的表情，注視對面正在記着日記的廣平，他底蓬鬆的頭顱低着，筆跡底動作很迅速。仁駿有幾次要張開嘴來，可是結果總是安靜了。待到那根香煙短小的根上已經掛了長長的一截灰燼時，他冷冷地說：

「明天星期一了，廣平，你底那些代數的本子今天無論如何都要改出來的，我想你何必這樣忙着寫日記，日記儘可以在晚上有時間寫的……」

把煙尾巴扔在痰盂內，仁駿甚至用一種殘忍的懷疑摹擬什麼樣的一點心情活躍在廣平底日記上。他想起近一個月來，他從各方面所聽來的廢話，以及家庭裏對他申斥的圍剿，當大伯過生日的那天，他去拜壽，那個堂兄志羣和另幾個穩重的太太談起那些「小」和「拖油瓶」的時候，太太們底談鋒不久都聚集到仁駿底父親爲什麼要培植秋姑娘弟弟的那個問題來，一個太太佝僂下腰來，傾向前面，揮動着胖胖的手腕，加重語勢說：

「這是『愛則欲其生，惡則欲其死』，一人成佛，九族站光呀！咳，只要楊貴妃得寵，那怕沒有皇親國舅出來！」

「那倒也不見得！」有一位老太太放下水煙袋，不以爲然地搖着她那抹着黑蠟的光頭和假髻。

志羣——大伯那裏的那位油頭粉面的大老爺——立刻插了進來：「據我看，或者所謂『秋姑娘底弟弟』也者，說不定就是二叔和秋姑娘養的，或者是和秋姑娘媽媽養的私生子，不好說出名目來罷了……」

爲了這，一種正義的憤怒不可掩飾地從仁駿底不平順的呼吸裏洩露了。大伯母對這種現象是敏感的，她急忙切斷了志羣底話，向她底兒子使了一個眼色，勉強笑着：

「瞎嚼什麼舌根，秋姑娘底弟弟和仁駿是好朋友哩！可提防仁駿生你的氣了！」

於是，仁駿便窒困在四圍集中過來的詭怪的眼光裏了。

麗華，也許前些日子是她丈夫底所忌日的關係，變本加厲地像螃蟹鉗一樣挾緊他噤聲，她甚至假想了一個杜撰的事情可能會發生在廣平和婉華中間……她痛責着仁駿是一個毫無心肝的活屍，遲早他總要出賣了自己嫡親的妹妹，讓她在和一個出身不正的人底廝混裏葬送了清白的名譽。她說婉華現在一些也不像剛回來那樣肯聽話了，處處都學了底好哥哥，你如果要和她談談心，也學會那末把眉毛緊繃着，一句話也不說，要說，也從來不是聽了叫人安慰的話，而是那些從仁駿那裏拾來的『好好先生』底屁話！

這一切，按理智底深度上來說，仁駿都可以像一直到現在所按捺的那樣容忍了它，不去管它，可是事實上這種瑣碎的精神剝削却使他不能夠如他自己所祈求地那樣能冷靜下去，他究竟是人，是和這週遭有着不可分割關係的活生生的人！當他還沒有能夠把握住自己近來心理上變化的程序時，他發覺他底性情已經變得很陰鬱而易怒了。他努力推拒家裏一種永遠斷傷他的糾纏，避難在堅立在他思想裏的意志下。可是不管這些，客觀上的煩惱還是能從一切的孔隙內，挾着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搗碎了他底心底和平……他半意識地憶起了王爾德曾經藉了他一個藝術人物所說的話，一個人如果想做好人的話，世界對他反而是嚴酷的，可是如果你想作一個壞人的話，世界反而會對你寬厚的！

仁駿慘切地感到這一點，他覺得自己創造的活力有些渺茫了。

眼前坐着的廣平，這些日子來也呈現着傾向於把自己埋在無言的鬱結裏，他似乎陷在他自己思維底圈子裏，即使偶而仁駿底很有些過份的暴躁，也不能把他從他底天地裏引出來多少。爲這，仁駿簡直感到全然的惶惑，他似乎看見有一層黑色的幕幃慢慢地罩下來，罩在他們底中間，在這障礙底降落下，廣平底輪廓漸漸地鬆弛起來，

漸漸地捉摸不到了。

有時候，仁駿真的帶着幾分氣餒，猜測廣平在緘默裏封閉着對他的不滿，或一種理智上不願意而情感上不能逃避的由家庭裏反映出來的憎恨情緒。他知道，這種可詛咒的情緒，他自己也會常常從秋姑娘盲目地反映到廣平的。

可是還有另一種矛盾的心情襲擊着他，就是麗華所預言的事情，這件事情說不定會發生在婉華和廣平間的：仁駿底煩亂的心思，早已從他底體腔內溢出來，模糊了桌子上面的一堆練習簿，他擲了筆，把椅子粗暴地推出極大的聲音，站了起來，在房間裏走了一圈，然後仍然坐下去，忽然，他枯澀地向着廣平：

「廣平，我覺得你近來有些苦悶得厲害，是有着什麼事嗎？或者思想上發生……」

「沒有什麼？我還不是和從前一樣麼……」

可怕的僵凝扯住了這兩個曾經是那樣了解過的朋友的談話。當自己底回答一響亮起來又消失後，廣平痛悔他為什麼會扯了這樣含糊懦怯的謊，可是他終於沒有再張開嘴唇，而且幾乎逃避似的，躲開了仁駿犀利的眼光。

「假如他和婉華真的相愛……」

這念頭接續在一本練習簿的方程式的等號後面，浮現在仁駿底眼前，他有些震悸，他看見廣平和婉誰一同在鄉間底堤上走着，笑着，向他點頭；後面追趕上來的是母親嶺蹶的脚步，她底鼻孔張大，淒哀的眼睛角上綴着幻滅的淚珠，她伸展着兩手，絕望地號喊着，追趕着自己底女兒，她底再生的生之企望，可是婉華和廣平底形象却像搖在風裏的棉絮一樣愈蕩愈遠了……

母親浮腫的黃色面龐誇張地膨脹，掩蓋了一切，那張面龐底深的皺痕裏銘刻着一個孤寂女人平凡然而可憐的歷史，她是那無數把畢生幸福繫在圓滿家庭上的失望的婦人之一，在她人生底範圍裏，她像盲人一樣地迷失了。因此她為什麼不應該恨呢？她瘋狂地對準了她可以觸到的破壞者仇恨着，她對它是她視線所能及的畢生的世仇，哦，那毀滅了她生之幻望的魔掌啊！

仁駿底心因苦痛而扭曲了，他禁不住在心裏叫：

「我不願意他們相愛，我不允許他們……」

他愣住了。哦，這是他，他，仁駿底思想嗎？

過了一會兒，他畢竟離開了桌子，走到外面的小堂屋裏，站在門檻上。

天井上張着一張灰黯無光的天，沒有雲，陰曆十月杪的風已經陰悽地鑽在人底心裏了。

在人類底血管裏，純然的善與惡，崇高與卑鄙是不是有着截然的劃別呢？一個純情的把一切都獻給自己所認爲「合理」的理智的人道主義者，是不是也會跌落在自己情感的人道泥沼中呢？啊，啊，這分歧可怖的人生！

廣平再回轉頭來的時候，仁駿已經出去了。廣平很悲哀地向外面凝視了好久，她底眸子安定在對友情懺悔的悵惘裏，因爲他知道他在表現他自己的企圖裏，又一次失敗了。有許多次，他想向仁駿傾吐一切使他自己止不住恐懼的祕密，一件最容易擒住青年人的祕密……然而他不能，他永遠不能，他恰如一個犯了罪的人，永遠沒有勇氣去自首。

可是他相信仁駿會同情他的，仁駿——他底從火燄中凝煉出來的朋友，他過去生命的啓示者，理想的支援！

## 七

「你們兩個人究竟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爲了什麼？爲了名還是爲了利？現在我底話你們總是不信，縣政府裏有兩個很好的事情爲什麼不願意去？地位也神氣，每月薪水也不少，還有外水，比你們現在忙的這個倒貼本的補習團要強得多了。老實說，你們都太年青，什麼事都憑意氣用事，理想比什麼都高，我從前也和你們一樣，可是我現在不同了，現在什麼名啦節啦都是其次，要緊的還是錢，只要能弄錢先弄幾個錢再說！」

自從最近一個多星期父親在縣政府作了區長後，對於要仁駿和廣平到縣政府裏去做事的話已經不止說過一遍了，但每次講了以後，仁駿他們都沒說去。這一天，是一位科長底兒子結婚的喜期，因了同僚，更因了親戚的關

係，周家全家都去吃喜酒了，例外地只有仁駿和廣平沒去。父親乘了五個人打牌「作夢」的時候，溜回家來抽幾筒煙過癮，因為周家的老宅距離那裏並不太遠。院子裏很安靜，連父親作區長後人家送的一條會吵鬧的小洋狗也給仁駒帶去吃喜酒去了。兀鷹寂寞地展着翅翼在屋上盤旋着，一個新來的老媽子，正在下勁洗被單。

父親看見廣平在堂屋裏調製藍墨水，便不自覺地又嚙嚙起縣政府的事情來。

當父親躺在他的煙燈旁邊的時候，他忽然又突兀地叫廣平的名字。

廣平咳嗽着，他底鼻腔被窒息地傷風擁塞着。

「你的身體不大好，肺弱得很，要多注意。」說到這裏，父親把煙鎗塞在嘴裏，代替了他的話，等到一陣雲霧似的鴉片氣息浮滯在房間裏時，他才喝了一口茶纔肩接着：「聽說近來你有些喜歡胡思亂想，不知道這事情確不確……不過你要想想自從你小時候來，我待你不薄……不可能的事不必徒費心機，懂吧！……」

廣平嚴肅地看着那在煙燈底病色光圈裏同樣嚴峻的蒼白的臉：

「姐夫底意思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父親古怪地笑出了牙齒，怒氣流露在他底眉頭上，他把那根有着漢玉的煙槍拋在盤子裏，坐了起來：「我對你如同我對秋姑娘一樣，總是另眼看待的了，不過你不要忘了你的立場，也不要忘了我姓周的家裏是個什麼人家，對你說，別人如果有了什麼越軌的想頭，敗壞我門風的話，我可要對不起他！」

父親又走了後，廣平坐在窗旁的書桌前面，像他常常習慣的那樣。在這個仁駿的老家的地方，他沒有什麼熟人家可以跑去玩玩散心，除去戚明的家裏。城裏的氛圍是狹小而枯燥，至少對廣平是這樣感覺。

在仁駿底床上，堆着些亂衣服，仁駿在戚明家裏，他的事情比廣平多。桌上的像片插玻璃裏雜亂無章地夾着一些像片，有的頭向着下面，有的被別的遮斷了，只窺出一個肩頭或半面臉。廣平把它們傾出來，無意識地排列它們在桌子上，他拿起一張二寸的像片來，凝望着。這是婉華考初中時照下，近來偶而在什麼舊本頁裏翻出，插在仁駿底玻璃插裏的。在像片上，駿蕙呆板的無甯說是帶着那種最天真純樸的孩子呆樣望出來，她並不美，然而

從她的安詳無邪的面容裏，都呈露着一個靈魂的可貴的樸實，沒有矯飾。她使你想起的是一塊毫沒有彩色的優質的玉石，從沒有經過雕琢，然而只要是誰有着一隻超絕的藝術的手腕，便能把她模擬成一件不平凡的作品。

一個奇怪的思想襲有了他，他感覺到多少日子以來，他完全沉浸在一個越於常識範圍以外的夢裏，甚至到現在這個時候，他也不能確切地說出這個夢已經完全消滅了沒有。雖然他常常爲他自己否認了一切對於他是奢侈的東西。

企圖以自己的覺悟來和這家庭維繫一種合理關係的努力似乎在自己另一種情緒種要求下變得衝突而且不穩定了。

「我將妥協地維繫這個家庭的結構，還是叛逆地毀壞它？」想到叛逆廣平猛地搖憾了他自己，這對於他的改良主義的信念是可怕的。

「仁駿爲什麼不回來呢？我們間的岑寂不能再謎似的繼續下去了，我將以他的話作我的路！」

廣平兩手用力壓住了腦門，他強烈地憎惡他自己了。這樣他坐在書桌前的圈椅裏，許久沒有改變姿式。忽然

「在幹什麼？」

他受了驚，婉華走進來，倒在對面的椅子上，臉上泛着疲倦的笑。

「我一個人先回來了，我不喜歡留在那樣的地方，你和仁駿爲什麼不去？」

「我？……我爲什麼要去呢！」

「怎麼？」

「我……不，我在這個環境裏是一個累贅，我是和這一切都不發生關係的寄生者，在這周圍的親朋裏，誰會用一種看常人的目光來看我呢？不會的！」

低沉的，這些字從廣平的煩悶的胸中流出，他在嘴角的紋綫那裏，倔強地控制住了一種苦澀的表情。

婉華臉上的微笑正如晴朗湖上的閃光，在風暴下陰暗了。

在一個不小時間的沉寂後，廣平繼續說：「近來，我的確感到在我的人生理想上，我遭受到一些失敗的預感，在以前，我從來沒有預想過人生是這樣的固執，現在我迷惑了，我幾乎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做！」

「但是仁駿和我……是從來不會輕蔑過你的……」婉華仍然接續着廣平以前的話。

老媽子燃了一張燈來，放在桌上，在紙窗上緊緊地粘着蒼茫的暮色。

「是的，你和仁駿……」兩肘擱在自己的膝上，雙子蒙了臉，廣平好像對自己一般地說。一陣火燄從他血液的循環裏上騰燒灼着他底顏面。他對着抽動着許多絲針的燈光說：「但是除了仁駿和你還有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和家！」

他們握了手，影子留在窗紙上，婉華底黑色眼睛裏漾着淚光。

當婉華底手急遽地抽開時，廣平也回過頭去——

門口那裏站着麗華，母親，和仁駿。

「哦，仁駿昏亂地曳着廣平底肩膀：『戚明要我來找你立刻到他家裏去……』」

當廣平出來以後，他不知道家裏會發生了什麼事，戚明並沒有叫他，他知道仁駿是爲了彌縫一幕不幸的僵局。在路上，可怕的沉默封鎖了他們兩個，在一條黑暗小巷的轉角處，廣平遽然苦痛地抓住了仁駿的袖子：

「仁駿！……」

「不要說話？」仁駿命令。

第二天，廣平發現了仁駿寫給他的一封信，壓在桌上硯台下面。

「廣平：

在這封信的開始，我想求你答應我對你所要求的犧牲。我知道，這在你也許是一個可怕的犧牲，可是我想你會了解，在你底偉大的理智下，一個家庭崩潰的悲劇是挽救了。廣平，我不知道怎樣能更充分地表明出我底完全



混亂的思想，的確，在這複合絞練的關係中，我感到迷失。我不願在我底眼前出現一幕更復什的畫面，這樣構成的新的矛盾將學生刺穿着我底靈魂。青年的一代是清白無辜的，正如我們所矢志契解的那樣，但是，我們畢竟還生根在一家庭上，我們也會不自然地在這個家庭裏分擔一部份的歡樂與悲苦，那末我們為什麼要用自己底手把它搗碎呢？矛盾，也許我是被這澈底的矛盾望塞了。我不能容忍你和婉華的愛，為什麼，我自己也不能充分地知道。在你們兩個人所立足的背景上那是大繁複了……最近威明要到他在X地的一個親戚家裏去，你可以和他一同去，而且你可以單獨地在X地住一些時候，那也許可以使你從痛苦裏恢復起來……回來的時候我需要你埋葬一切對婉華的愛……」

廣平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窗子外面的朝陽，他的拿信的手有些顫抖。嘴唇蒼白着。什麼東西在他底心裏動搖，一種空虛，一種遺棄的荒涼的感覺。

他無力地落到一張椅子上，眼珠固定地嵌在小小的匣子裏，他依稀地記得在江上常常有一只拖駁船的江輪，當一隻蹣跚的小船被拖在江潮湍激的狂瀾上時，那引導的輪船却解開了繩子獨自駛去了。從上堂屋裏傳過來拍擊桌子的聲音，父親在咳嗽聲音裏叫着。

## 八

地上已經白了，在半空翱翔的雪花正在一片片輕盈地往下飄着，沾在巷子底牆上。又是新年的初三了，仁駿和婉華撐着傘從親戚家拜年回來，正在向家的路上走。廣平離家也近兩個月了。

威明早已回來了，廣平並沒有和他同走，也沒有住在威明的親戚家裏，在他走後誰也沒有接到過他底一封信，只是當威明從X地回來的那個晚上，他嚴肅的對仁駿說：

「廣平曾經要我轉告你他走了。」

別的便什麼都沒說，威明並不知道廣平將去一個什麼地方。他罵了仁駿。

過了石橋，仁駿底白色傘葉突然停住，他等到婉華走到並排，苦惱地：

「婉華，難道就爲了這一件事情，你永遠恨着我嗎？」「可是那時我並沒有要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一張較小的白傘在婉華頭上沉悶地前進。

「人總是人，我們恨這個家庭裏的關係，但是終究不能自己舉起斧子砍死我們自己底親人！廣平是一個好人，不過他的身世，他所遭受劣的，我不能看着你去和他共同負擔……是自私嗎？也許是的，我不能夠逃避。」

仁駿瞥了一下自己妹妹冰冷的臉，什麼打擊着他，他忽然非常態地笑了。  
在他底面前，一切都像鋪在路上的雪一樣迷茫，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己底妹妹，也失去了一個一直追隨他的崇高的自覺理念。

小巷子裏，足跡慢慢慢慢遺留在後面，從人家的牆內，大概是孩子們正在放着沾濕的鞭砲。

		介		
文	文	文	文	文
	藝	藝	藝	藝
	編	編	編	編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年	年	年	年
	陣	陣	陣	陣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作	作	作	作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古	創	創	創	創
黃	河	河	河	河
	(徐州)	(徐州)	(徐州)	(徐州)

創社第二叢書

見山樓什文

南京野草書屋經售

# 夜道

上 外一篇

執 深 異

在河套傍的地面上，又有一羣人搭起來小窩棚了，連續的有四五座。遠遠的就可以嗅到從窩棚裏透出來顯氣味。

往常的深夜中，這四五座窩棚裏點一點火星，在遠處看來，却是一團濃重的黑影在那河套的土岸上排立着。今晚；夜又是特別的黑。

在緊靠窩棚的地方，有幾點火團，在暗黑裏燃起來的火團，分外的顯得光亮呵！

當我走近了這几點火亮之後，又發現了在火亮傍邊蹲着兩個人，一個很老，一個很小，在看守用成股線香焚起的火亮。我靠近了他們之後，他們用憂鬱的眼光看了看我，便又目不轉移的去注視着火亮。

「老頭！今天是甚麼日子燒香啊？」我好奇的問了問。

那老頭站起來了，小的也隨之站起來。老人頗帶着感傷的氣息而又很和藹的回答我的問話：

「那是甚麼日子啊！先生，您麼看見這幾天鬧水災嗎？上邊（上流之意）房子也塌了不知多少，人也沖走了很多。這場雖然來不多大水，可我們這守河套的人，也得加點小心哪！這河岸一旦塌下去，我們就得順水走啊！所以燒點香火，爲的是免災星！」

這時又由窩棚裏傳出老太婆的聲音。

「住子！進來睡吧！叫你爸爸一個人看着就行啦，老天爺是有眼睛的，咱們沒作過虧心事，別害怕！來跟奶

奶睡吧！」

「爺爺我去啦」於是那小孩便跑進窩棚裏去了。

「你們一天吃幾頓飯哪？」

我又看了看窩棚，火亮，那老人，便離開了此處。

「又看到了一件迷信的舉動。」我對同行的伙伴說。

「牛！你別單單的着重在這一點上，把視線移往大裏看看，就拿一些已立起門面的慈善家們來說吧！他們等到窮人把最後的一口氣吞下去之後，他們才能拿出慈善的面孔來給你一點慈善」

「這無異是一種自私的舉動，全是爲的自已門面的崇立！」

「這一羣人們又多半是偶像崇拜者，所以他們高喊敬惜字紙的口號，這也就是對偶像崇拜後作出來的一種拙象的崇拜事業！」

「從你方才說這幾點上看來，我們可以看出歷史和理教的餘毒！」

「不是的，這全是人們自己去掘發出的啊！得啦！別扯啦，我的大便也來啦，有手紙沒有？」

「忘帶來啦，這裏有點字紙，可！你不能使用，否則你便侵犯了『敬惜字紙』的崇高口號！我玩笑的說。

「我才不那麼傻呢！我決不去忍受那不必要的痛苦！」  
我又回頭看一看那窩棚和火亮。

## 心靈的悲哀和憂鬱

將近夕晚，我們坐在院心裏談話：

「我們在一起過活有幾年了？」

「也有五年了吧！」

我們起始在一起過活的時候，你看我該有多麼興奮哪！」

「如今仍然是興奮的！」

「不吧！你或許是在走着你的舊步子，我，髮髮且已有些蒼蒼了，成天過着悲哀和憂鬱的日子。」

「爲什麼要把話說得這樣悲哀和憂鬱呢？」

「不是的，因爲在我的心上，由於這蒼蒼的髮髮已塗上了層憂鬱和悲哀的情調了。」

「爲甚麼硬要給自己的心靈侵蝕進去憂鬱和悲哀的情調呢？」

「因爲我早已失去了跳動的青春。你看，我眼前不是在過着沉靜的生活嗎？」

「如此嗎？你應該明瞭，沉靜的生活會把一個好跳動的孩子的心給改換了。可是，如今晚，我們已脫去了孩子們的心呵！換上了一顆較爲強壯的心了。」

「孩子和青年是有距離的，沉靜的生活會給青年人們一個憂鬱和悲哀的情感，青年人是由一顆天真的心逐漸的換上了一顆對事物有着咀嚼機能的心，當這有着咀嚼機能的心，和我的蒼蒼的髮髮漸漸成長起來，憂鬱和悲哀的情感也隨之濃重了。」

「你在生的階段裏，你對於自己的心祇是加重了咀嚼的機能，可是，你忘去了給你的心找一個寄託和安放，於是你便向各處去浪費你心上的機能，浪費後所換取來的便是憂鬱和悲哀了！」

「給心覓找一個寄託嗎？那我更會感到憂鬱和悲哀了。是的，宗教的信徒，會把他們整個的繫在他們所信奉的宗教上。可是，你知道嗎？如今的宗教也有些退色了，一些信徒們忘却宗教上的真理，祇是藉着一個陳而重，陰而暗，宗教上的背壳，對於宗教上的儀式而來施行蠢笨的爬動，我實在是不願作着這種更悲哀的事體的。」

「不是的，我覺得你在事體的認識上或許還缺乏理解。」

「怎見得呢？」

「就拿昨天的事情對說吧，當你的孩子他作錯了一件事體的時候，你本想對他施行深的教訓，可是你終於因為你的孩子的可愛而感化了你的心，過後，你又望着那天真的孩子悲哀的說，可悲哀的第二代呵！」

「那祇不過是一件單純的事情」

「單純也好，複雜也好，總之你對於你的事體的處理，都是由你自己的心中所發出來的！」

「同時我感到如今我們頭腦也有些昏迷了。」

「你知嗎？」

「甚麼哪？」

「你的生活太也不忠實於你的思想和理念了，因此你才招來了憂鬱和悲哀。」

「這是造成我心中的悲哀和憂鬱的創傷嗎？」

「是的，老友！我不會騙你的，用你那有咀嚼機能的心，來一個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吧！」

他沉靜的無言。

他默默的仰着頭眺望天空。

天空裏有着一隻老鷹嘴裏啣着一隻小雞在用力的飛旋着。

# 文 運 月 刊

穆穆主編

特約執筆者  
 朱一英 朱鴻 秋英 秋英 陳梅 陳梅 馮水 馮水 盧華 盧華

刁南星 杜南星 黃軍 黃軍 張壽 張壽 畢初 畢初 顧視 顧視

水野青 東野平 堯洛川 梅娘 雷研 蕭艾

王維人 周雨 柯雨 黃雨 楊雨 蕭菱

王予 林予 紀果 紀果 曹原 曹原 盧長 盧長 樊長 樊長

石揮 林青 馬驪 馬驪 商鴻 商鴻 葉持 葉持 龔平 龔平

田野 林榕 夏易 夏易 趙璇 趙璇

丘石木 林微音 林西音 舒申 舒申 劉佩章 劉佩章 以氏筆劃 以氏筆劃

宇文古易 林文之 袁流 袁流 潘中 潘中 爲序 爲序 一蚌 一蚌

# 您不是不知道的

田 野

耕牛牽進牛欄里而且繫上了，喂完了豬們的晚餐了，雞籠鴨籠鵝籠都關上了，菜地裏澆過最後一次水了，糞桶，犁頭，鋤子以及各色各樣的農器也都安安穩穩的在柴房裏睡着了，沾滿了泥土的腿腳在水溝里沖洗過了，草鞋應該扔在那個角落也都扔完了，總之一切歸孩子們所做的瑣碎的事孩子們都做完了，跑到大晒場上去看月亮爬過小山堆。然而從小山堆爬過來的却不是月亮。

「來啦！可又來啦！大家看啊，樣子不像獅子狗？」

「喝哈！喝哈！」

大家就地抓着石子朝小山堆扔過去，有的因爲一時手忙腳亂竟錯抓了一把砂，反噴了自己一嘴臉。

小山堆上龐大的黑影規規呀規的走下來，這個黑影對他們太熟悉了，連狗子都不吠一聲。你看他，他在這條彎曲狹窄的塘埂上搖擺得挺好，時時有跌下去的意思，却還是平平安安的走了過來。你看他，他開始爬上晒場的土階了，忽然兩腳一抖，滾了下去，真的像一匹獅子狗。孩子們笑的直跳起來，聰明一點的還不忘記蹬蹬晒場邊緣的土塊一脚踢下去。他爬起來，俯身察看那土階，原來上面都鋪滿了尖刺的棗樹枝，他拾起一枝指指點點，含糊不清的說：

「大家，這個，這個，這個東西鋪在地上可不好走路啊……」

走上土階，他覺得身子頗爲沉重，他把手伸進碩大開放的棉襖里，發覺里面最少也應該裝滿了一斗以上的硬

土塊了。

「這個不行啊！孩子們，瞧，我成了個什麼樣子了？」

你看他，可不是成了一個駝背了嗎？顛呀顛的在晒場上踱着。孩子們大笑，一方面還不滿足，繼續用土塊往他的棉襖里塞。他走到孩子們面前，顛抖着肥厚的嘴唇，笑啦！孩子們瞥見這突來的類似暴風雨的景象早就一溜煙逃到晒場那邊去了。他抱着大棗樹喘氣，像無數只大酒罈子掛在他的頸子上互相擊破了，酒氣騰滿了大晒場。

「孩子們，跑過來啊，爲什麼不跑過來啊？今天我講一個好玩的故事給你們聽。」

孩子們對他的故事是永遠信任的，因爲他的故事總是以使孩子們笑得在地上打滾爲結束的，無論如何總要較諸老奶奶們的嘮叨之類高明得多。你瞧啊！孩子們何等熱烈的圍着他的充實的大肚皮啦，想把故事一股腦打那奇怪的肚皮里擠出來。有的模仿着大人們擠牛奶的樣子用力擠它，有的在它最凸出的部分掄着皮鼓，有的暗地里將事先預備的特製的毒樹刺偷偷的刺進去，總之是在他那塊充實奇怪的大肚皮上用各種方式做着一切足可發噱的事情。你瞧啊！他神祕的讓開孩子們，像一個變戲法的人，倏的解開他的圍腰帶，就如一袋麥子從他的身上傾下來，煞時脚下就形成了一個小土丘。他哈哈大笑，孩子們也哈哈大笑，一方面開始對他的充實的肚皮做第二次的圍攻。

「開講吧，喂！」

掄着一陣皮鼓。

「要好玩的！」

又掄着一陣皮鼓。

他撫着充實的肚皮，慢慢把圍腰帶裹上了，指點着環繞着晒場的樹圍中的一株大樹說：「看哪！這個，這個叫什麼？」



「請問你的脚吧，不然，你的大肚皮也一定會告訴你那準是的確確的棗樹的。」  
只懂得牽着牛鼻子，慣喊着「撥！撥！」的孩子居然會得製造棗樹刺，並且又會得這樣回答大人的話，你聽啊，確乎是回答得聰聰明明的。是誰爲他們帶來的智慧呢？毫無疑意，是屬於這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龐然大物了。這位龐然大物，智慧的播送者走到那株大棗樹下，慣把他的頭潑浪鼓似的搖起來，兩只巨大手掌交換的抹着向外翻出的肥厚的嘴脣皮，話聲在他的口腔里訂了好幾個滾之後才說了出來：

「是啊，棗子樹啊，的確的確的。棗子甜，可不是甜，甜的很嗎？你們試着啣啣嘴看！」  
大家都「巴拉巴拉」的啣起嘴來，小腦袋里都裝滿了紅燈籠似的大棗子；孩子們好像都精着活潑潑的身子，在棗樹下跳着，打着滾，搶着棗子連同牛糞往嘴里塞。想得起勁的時候，嘴就啣得分外嚮了。

「甜的很吧！大家別忘記把核兒吐出來啊！」  
孩子們經這一提醒，都出動了小舌尖從事口腔的搜尋了。那裏有什麼棗子呢？更那裏來的核兒呢？知道是上了檯了，一起把啣出來的涎水朝他吐去。這些掛滿了他的臉上的涎水似乎給他一種快感，並且值得揚聲大笑一番：

「哪，哪，不是我教給你們的方法，在這種時候，棗子樹都變成光桿的時候了，你們，你們，你們還能吃到那麼甜的棗子嗎？你們，你們……」

畢竟孩子們啣了半天沒有啣出個棗子來，都報復的圍攻上去：

「我們不要吃這種棗子了，給我們故事聽吧！」  
有的已先他們的話聲把堅實的小拳頭塞了過去。

這時，他用以抵擋的唯一的武器就只有命令他的故事滔滔不絕的向外傾倒。

關於這個故事的記錄，確乎是一件煩雜不堪的工作。因爲他必須把每一個字在口腔里打了好幾個滾才嚙嚙嚙嚙的滾出來，而且每一句話至少要重覆到三遍以上，他時時要用巨大的手掌去整理他的沾滿了涎水的短髭，他還

要努力的保持他的搖晃不穩的龐大的身子的平衡，每隔半分鐘他必須打噴一次，舒散舒散他的酒氣，孩子們瞥見他的頸子一伸就哄然散開了，但爲了不肯放棄那個故事，又即刻哄然圍上。其實他的故事是簡單得不成其爲故事的。他說，從前有一個和他差不着多少的老頭子吊死在這株棗子樹上，這株樹就長在小道旁，從樹枝上掛下一個人來恰能和行路人撞個滿懷；他又說，那個老頭子的意思正是預備和他的醉酒歸的兒子，撞過滿懷的。故事可完了，但孩子們表示不滿意，雖然他一連聲打了好幾個噴，孩子散開之後又不肯放鬆的繼續圍上。他想了想，把身子努力平衡一下，把那根用以繫住頭髮的稻草拉斷，頭髮就向前一披，極力將舌頭拉長，頸子比着樹枝，兩手一垂，就一動不動了。可來了一個吊死鬼了啦！

孩子們滿意的笑了，但却不由自主的擠着向後退。

這時大人已經在屋裏發覺令人嘔吐的酒氣，到門後面熟習捉了一條竹質的扁担，悄悄的走上晒場，悄悄的繞到他背後，就描準了他的後腦袋悄悄的那麼一下：

「喂，不太厲害吧？」

已經够了，瞧他像一根剛被鋸斷的樹幹「卜」的倒下去。陪同着大人來的狗走上去預備吻吻倒在地上的人的鼻子，猛不防牠的鼻子反被倒在地上的的人一把抱住吻了又吻。狗發覺了這個倒在地上的的人原是牠的老朋友了，就夾着尾巴很不好意思的走了開去。這麼一來，孩子們究竟獲得了足以使他們笑得在地上打滾的好資料。

晒場上正滾笑得熱鬧，忽然有一個孩子驚覺似的叫起來：

「你們看啊！月亮什麼時候爬過了小山堆了？」

當真月亮什麼時候已經爬過了小山堆，新菊黃的光照着這位龐然大物，踏着他更其龐然的影子，踉踉跄跄的走下大晒場。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沒有足以敘述的身世，因爲人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至於他自己，對他的本身已經含糊不清了。他大概還依稀記得曾有過父親，就是在那株棗子樹上和他撞個滿懷的老人家。有一天有一個人對

他說：

「大概你要喝點酒吧？」

「好傢伙，你說的是。」

「拿老婆來跟我換吧！」

「好傢伙，你說的是！」

這筆交易當時就妥當了，當天晚上他的父親就吊在那株棗子樹上和他撞了個滿懷。他現在尙存有一位兄弟，其實他老早就記不清了；兄弟是一個從來就未見過世面的瞎眼的中年人，有時他躺在牀上聽見柴門「嘩啦」一聲推倒了，繼續的聲音就是不斷的打嚏和噴睡，有時聽不見那一聲「嘩啦」，想必是在半路上他就開始了他的打嚏和噴睡了。這使他們兄弟之間從無糾紛可以發生，在本地足堪列為奇蹟之一，因為沒有兩個兄弟不是終年在糾紛中過日子的，你只須略微睜開眼，我只請你略微啊，睜開這麼一條細縫就可以看得見了：弟兄們，一對對的，或是三五一堆的，在大街上田畝間互爾得頭破血流。他沒有一個代表他的名姓，當地人連慣用以開玩笑的渾號都不給他一個，常常用「噉」，或是「喂，我說啊！」以及其他不相干的含糊不清的字眼招呼他，實在他並不計較這些，人們用喚豬的聲音喊他，他也照樣回過頭來答道：「好傢伙，怎樣啦？」但他却會殺得一手好豬，三十分鐘之內他可以輕輕鬆鬆的結果五七頭，而且是用一只手，絕不含糊。

籠里的公雞拍拍翅膀，想想還沒有到啼的辰光，他就已經起身了，永遠是這麼一個總早的。他踉蹌的走出去，爬過大晒場，穿過彎曲狹窄的塘埂，飛躍的越過小山堆，慌慌張張的奔馳在田畝間，他是急於要跑到東流鎮去，他的生命昨晚遺失在那里了。

老遠看見橫在河上有一座斷石橋，好像兩粒開啓的大牙齒，兩岸有幾座頗有意突出的房屋和烟肉的地方，那就是叫做東流的鎮市了。糟坊，茶館，賭桌，油炸豆腐的攤子造成這個鎮市的無上榮譽，滿街是菜皮稻草以及落花生的壳子之類，沿路並安置有大小糞缸多口，以伊人們任意施用。草屋高僅及肩，每當早市擁擠不堪的時候，

行人就喜歡高舉雙手順便搭在屋頂上，順便抽一兩簇稻草向人多處撒着開心，這樣一來落雨天屋子里可就够熱鬧的了。南邊有一塊空曠地，下午是熱烈的大賭場，也就是早晨殺豬的地方。

「喂，我說，就放倒十對貨色吧！」

「好傢伙，你說的是！」

他將每日工資的銅錢穿了一長串子掛在頸上，搖着頭潑浪鼓似的，嘴里亂七八糟的哼着，銅錢叮叮噹噹的響着。他的後面一定是跟着大羣的孩子的。他站在過渡用的船上，拉着船頭的索子，準備上橋北去。船躺在河中間，可拉不動了，後面孩子們大笑起來，他回頭一看，原來船尾的索子被孩子們緊緊的扣在柳樹根上了。

「噯，又是你們這些小狗哪！」

岸上的孩子們伸出五個指頭只管搖：

「五個銅錢吧！」

在那時一個銅錢可以買兩塊油炸豆腐，五個銅錢足夠孩子們野餐一頓了，但他們却是用來圍在賭桌上併着下個注子。賭錢的事小孩子們從來不讓於大人。

「留心哪！小狗子們！」

他取下銅錢一個一個朝岸上扔去。孩子們有意含糊其辭的數着：

「一，二，一，二，三，三，四，四，四，……」

「究竟有了幾個了哪？小狗子們！」

「三個！才只有三個啊！」

他抓抓頭髮，把銅錢串子取下來，他很驚奇怎麼銅錢串子已經短了一大截了呢？

「喂喂，老豬羶，還差兩個哩！」

「鬼知道我的銅錢跑到那里去了！」

「噢，千真萬確，給你扔到河底下去了。怎樣？扔兩個上來！」

他又繼續把銅錢朝岸上扔過去，鬼知道他又扔了多少。孩子們一哄就散開了，他笑着罵道：「這羣小狗子們！」

重新把船剎轉來拉回南岸，去解開扣在柳樹根上的索子，索子給腳踏得繃緊，又是水，又是泥。

他啾啾唔唔的擦着屋簷向着糟坊的路上走去，忽然有人用趕鵝的聲音在後面喊他。他停住了。「怎樣？」

「我提醒你不要再忘記現在該是喝酒的時候了！」

說話的人得到一陣讚揚和三四枚銅錢，去了。

他走到糟坊的門口，有一個作酒的工人挑着兩只大空籬迎面走出來。

「老兄，怎樣啊？」

「我特意跟你作好一壺好酒了哩。」

作酒的工人肩上被好意的拍了幾下，得了三四枚銅錢，挑着空籬自出去了。

夥計們筒着袖管，看見他進來了，就都不懷善意的互相將胳膊碰來碰去。

「聽哪，今天賣一壺好酒你喝。」

「照啊！掌櫃的，今天可得是好酒哪！」

有一個肩上扛着一顆類似橄欖核的小腦袋的人把他的用以盛酒的洋鐵罐子接過去，嘴里說着「里面有好的，里面有好的，」就擠着眼到後方去了。他特意爲他裝了一罐子洗酒甌子的混水走出來，點着橄欖核的小腦袋誇獎的說：

「道道地地的原燒，嚐嚐滋味看！」

他喝了一口，也跟着誇獎起來：

「不是原燒那有這樣足的味道！」

他把銅錢連串子送到櫃台上，不斷的說着「好傢伙，你說的是！」就出去了。夥計們都把頭自櫃台下面伸出來，仰着脖子笑了陣子痛快。

太陽不慌不忙的照着他的臉，街上正是熱鬧的時候。他打了一個噎，看見身旁的油炸豆腐担子，他摸着他的突出的大肚皮，想是要吃點什麼了。

「除四個油炸豆腐來吃吃！」

「喂喂，你昨天吃了幾個？」

「一起算，一起算，好傢伙，肚子可是不能等了！」

「八四，八四，八四一十二啊！」

他才不聽他算這筆賬哩，把四個豆腐急急忙忙的送到肚里就完了。到明天，十二就會變成二十的，他總歸是那麼抓着腦筋想，想了半天彷彿是想得很對，就數了十個銅錢照付了。

他提着酒罐子好像是閉着眼睛向茶館里撞去，他即使真閉着眼睛也能一步不差的撞到茶館里那張缺了四條脚的藤椅上去的。這茶館是一個大海灣，鎮上的人像潮水一樣的匯合進來，又擁出去。它緊旁着河岸，門口有一個約莫是三丈見方的南瓜架子，這時葉子早已脫落得差不多了，土黃色的大南瓜使勁的向下掛，碰碰撞撞的擠在頭叢中。左前的曠場上一條龍擺着賭桌，在瓜架下吃茶的人可以叫着下注子。

「聽着，天門一百獨啊！」

「開哪 開 龍——」

我們的人物從缺了脚的藤椅上爬起，把大姆指豎了個頂天：

「怎樣？三爺，運道真不壞啊，賞幾個肥錢打酒吧。」

三爺是一位扎着寬腰帶紅腫着鼻子的角色，笑着將插在頸子裏的鑲得發光的短旱烟管抽出來，在桌子角敲

得震天價響亮。

「馱，拿去！」

我們的人物接了錢，背後却有人拍他的肩了。

「我想你應該添二兩酒去咧！」

「喝哈，是你？你說的是，好傢伙，馱，拿去！」

他就這樣把所得的賞錢全部給了這位「吃賭的人」作為他的賭本了。他已經把添二兩的意思老老實實忘掉個乾淨，重復躺在他的藤椅上。

有一天，天氣是平平淡淡的，無甚奇特可言。那個叫做雞婆子的茶館的老闆娘兼理一切燒水沏茶等雜務的老女人把手甲正砍着松樹枝的劈刀放下來，眼睛睜開得特別大，這是很難得的，她一生從來不把眼睛睜開過一條綫，無時無刻不在迷迷糊糊的打着瞌睡，當時她驚奇的說：

「殺豬的，你的眼睛越發紅得滴血了！」她想了想，兩只手掌合上了碰着鼻子：「罪過，罪過，來生世怕不變個豬，阿彌陀佛！」

「是嗎？好傢伙！」

「阿彌陀佛，一定是一個母猪！」

「好傢伙，你說的是！」

「我問你啊，你親手殺過多少豬？罪過！罪過！總有千百只了吧？罪過！罪過！你一定得把你所殺的豬一只一只生出來才能轉投人身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她提着水壺走向瓜架下沏茶去了，我們的人物悄悄的用腳把她一拌，這位老女人在地上翻了一個身，開水燙着她像豬似的叫。於是茶客們都捧着肚皮凶惡的笑起來，桌子被掀翻了，茶碗在地上滾了。我們的人物會作了，這樣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業，此外就很難追憶足供渲染一番的偉大的事蹟了。在我和他相處的五年間，我是會如何

致力於我們的人物的偉大事蹟的發掘啊！

三年前一個雨季，我因一些家族間的瑣碎的事正趕着回到我的村莊去，路過東流鎮，我就把驢子扣在那家茶館門前的瓜架上，想順便打聽一點關於我們的人物的消息。我發覺坐在我對面的那個人，從前曾經扣着船索子。他要銅錢的野孩子現在却居然也繫着一根圍腰帶像個小大人的模樣在喝茶了。

「借光，借光，請問那個，嗯，您不是不知道的，那個站在船上朝你們扔過銅錢的傢伙，他現在怎樣了？」

「對不起，是怎樣的人啊？」

我又走到那張缺腿的破藤椅前，上面正躺着一位老年人。

「借光，請問這里的老闆在嗎？」

「哦，姓貴姓啊？先生，我就是。」

「啊啊，您就是二老闆？一混就是三年過去了啊！怎樣？」

「怎樣嗎？夏天害了病，一直癱癱在這藤椅上不能起了。打城里來吧？」

「我問你那個殺豬的人怎樣了？那個殺豬的人，您不是不知道的。」

「您問的是誰啊？我的腦筋可是不中用啊！」

我認得從灶間里摸索着走出來的就是那個叫做雞婆子的老女人，她接過她丈夫的話說：

「就是那個傢伙啊，前年冬天在……」

「哦哦，你住嘴！住嘴！就是那個殺豬的傢伙啊！前年冬天，有人看見他背着身子陷在灰堆里，好多人用腳去踢他，不見動靜，想是早死了吧。」

我因為天快黑了，又是落着迷濛的細雨，而且這裡距離我的村莊還有三里路，也就連忙付了茶錢，夾着叫廚，要緊趕路去了。



旋

風

一卷小說

夏 穆 天

## 十五

在學校傳達室的門口，丁穆正好遇見尤里，尤里很親熱地向他伸出手：

「多少天沒見了。」

「茜玲在嗎？」

「剛才和學生們出去了，來找她嗎？」

「隨便玩玩，散散步好嗎？」

兩個人便並着膀子走出來，尤里問他：

「你剛才在和什麼人生氣了吧？」

「何以見得？」丁穆問。

「從你的眼，你額上的青筋，其實氣忿，這真是多餘的，」尤里說：「我勸你還是沉靜一點。」

「你不知道，感激和忿恨，這完全是情感上的反應。你自己沒有情感嗎？」丁穆故意說。

「在這個時代，」尤里堅決地告訴他的朋友，他也許看出了穆現在心情的擾亂，他在祈求他的說教，在這時候可以發生點影響，他說：「個人的忿恨，悲哀，淚水和絕望，個人的歡樂以及欣喜，都應該交給多數的人羣，

一個人在整個人羣裏，不過是細微的一小粒——」

「昏昏已經慢慢地來了，樹梢頭山徑開始有了昏暗，暮秋的天野是高蔚的，絢爛的晚霞在四天變幻着，丁穆的怒氣已經慢慢平伏了，並不是由於尤里的話，而是在這清靜的小徑上，吐呼着爽涼的大氣，他又感到胸膛的遼舒，生命的遼舒……」

「常常，」尤里說：「你總是太主觀地觀察而決定一切事物，你更會更巧妙地爲自己辯護，主觀常常是錯誤的，因爲主觀總有多次數的跟着高傲，虛榮與固執而來，主觀是一個被人強姦過千百次的淫婦……」

「你這話也太主觀了，」丁穆笑着說。

「我所說的，是卓純的主觀，這些地方的主觀不過是企圖加強語句而已。」

「客觀的真理就客觀地放在那裏，用不着去裝飾去形容的。」

「總之，這不過是一點小的語病，」尤里不想繼續逗留於爭論這一點無意味的爭辯，他問他：「你認爲茜玲如何？」

「幹什麼？」

「你在和她戀愛嗎？」

「不錯。」

「你認爲以你現在的生活態度，現在的思想，去愛她是對的嗎？」

「戀愛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條件的。」丁穆說：「你或者又要說這太主觀，戀愛根本只是心靈上的活動，戀愛中是尋不出客觀的砂子的。」

「你將浪漫作風移到這裏來是不對的，」尤里低聲說着：「戀愛也不能憑信於主觀，你應客觀地觀察一切，否則主觀上釀成的錯誤是無法收拾的。」

「這也許對，」他又問尤里：「你可以告訴我你能够完全客觀地戀愛嗎？」

「我可以，但我現在不想戀愛。」

「而又爲何？——沒有需要嗎？」

「對了，在精神上我有更大的需要，就是千百萬人的解放，千百萬人的自由獨立。」

他們已走到一個高牆邊，夜已經降臨了，轉回身，兩個人又向歸回的路上走，丁穆望着他的朋友，那爲一句話興奮得紅潤的圓臉，他問：

「你爲什麼老是那麼多的理論呢？」

「這怎麼講？」尤里問他。

「一句笑話，好，再會，」丁穆指一條崎嶇的歧路：「我要從這條路回去，而你要向你的方面走去。」

「好，再會！」尤里說，望着暮色裏丁穆漸遠的影子，在那兒微笑着，風撩起他一個月沒剪的長髮，鬚鬚也像蓬草樣地茁生着，這真像一個殉道的說教者，兀立在菜園的左近。

丁穆匆匆地走回去。

回到家里，章茫的母親送給丁穆一封信，是上海發來的，看字，是周玲寫的，自己沒看，還交給章茫，章茫拆開了，裏面依然是很短的幾個字。

丁穆把信拿過來，看看便揉一團丟到地下，拉着丁穆到房裏吃飯。

「明天夜花園有茶會，你去嗎？」吃着飯，丁穆問他。

「好的。」章茫說。

第二天。當他們散步走進夜花園的時候，暮色已經很濃，傳來的清脆的笑聲，蕩漾在滿園的林叢裏。丁穆和章茫慢慢地走過去，發覺不少的熟人完全在那兒，茜玲紅着臉，笑着跑到他面前，她從常青樹叢裏帶來的涼氣，混和着少女特有的芬香，使所有的人看得她更年青，更美麗。

尤里仍然冷靜地在遠處站着，丁穆和近旁幾個熟識的人隨意地點點頭，便向尤里走去。在小道上，有兩個人，

正好攔着他，他們兩個人正低低地說着，丁穆到跟前，說了聲：「對不起。」

那兩個人抬起頭來，是朱堅和嚴夢光，朱堅站在那兒依然不動，嚴夢光倒感到怪不好意思地閃到一邊。丁穆像預先知道了將有什麼樣的事發生，他也立在那兒不動。

「丁先生，」朱堅高聲而帶着威脅地說着：「你還記得那天嗎？」

「沒有忘。」丁穆小心地看着這傢伙交叉的手在慢慢鬆下，又留心地看着周圍無數將要躍到跟前來的人。

「那你預備怎麼辦？」朱堅朗硬地說，聲音像金屬碰擊的響聲。

「你預備讓我怎麼辦？」丁穆反問他，語音和他的一樣。

「你必須當這許多人向我道歉——」朱堅威迫着，許多人圍近來，丁穆却向前靠近了一步，茜玲發出尖細的叫聲，章茫急忙跑上前去，預備幫助丁穆，在遠處的尤里，也趕快地跑來，茜玲迎上去，向他說：

「他們要打起來了，你去勸勸吧。」

然而，接着的，却是丁穆更昂硬的聲音：

「辦不到，根本我討厭你，我認爲連罵都是高抬你！」

這話是朱堅沒有想到的，他將一隻拳頭向對方揮去，丁穆像早預備好了的，將那手接住，向前一腳，便將他給踢在地上滾了兩三滾，頭腦在一塊石頭上，鮮紅的血染紅了黃的枯草。

朱堅約好的預備來打架的人也有點驚懼了，但他們仍圍向前來，很快的，丁穆立在當中，嚴厲地向他們說：「你們幹麼嗎？」

飛起兩腳他又摔倒了一個，順手從口袋裏掏出手槍，向迫近的人晃一晃，笑着說：

「我早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回去吧！」

有姑娘們的驚叫聲，有孩子們的哭聲，那些打手們的驚怯，丁穆卑視的話語，使這園裏的空氣流得很急促，人人的呼吸都在屏息着，茜玲看到這裏想着：

「他不要緊了，不要緊了。」  
連章茫都是這樣，尤里却在一旁說：

「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你讓他先打倒我好嗎？是不是？」丁穆轉過身來問他，便從人縫中穿過來，向茜玲說：  
「快走罷，停會警察來啦。」

和章茫，尤里，他們走出去，丁穆又轉過身來向蹲在朱堅旁邊的嚴夢光招招手，高聲地說：

「噢，你什麼時候從上海回來的？你們把他抬到醫院裏去看看吧，再會。」

「你爲什麼打他這麼厲害呢，出了很多的血呢。」章茫說。

「這我也不知道，地上那塊石頭，他應該早叫人抬去，或者，是他預備碰我的頭的。」

「幸虧你帶槍，」茜玲說：「不然今天你要吃虧的。」

「對付這樣的傢伙，」丁穆說：「不能不隨時防備，頂好用這樣的手段，先給他們一個教訓。」

「以後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茜玲關心地問：「他們或者要報復呢？」

「隨他們來好了，完全是些無用的東西！」丁穆驕傲地說。

而尤里，他是預備了不少的理論，預備這在茶會上發表的，但理想的，美麗的，熱情的爭辯的茶會，全爲這  
騷亂打碎了，他怨艾地說：

「總之，這是一件野蠻的事。」

「是野蠻的事，不錯，」丁穆回答他：「你逢到這種事時候，你向他叩兩個頭嗎？」

「這次給他的教訓是很舒服的，」章茫半狡地說：「他也許一輩子還沒有享受過呢？」

所有的人都笑了，笑聲把他們送出了夜花園高高的鐵柵門，尤里向他們說：

「對不起，我要回去了。你們那去？」

「隨便再逛逛，」丁穆向他點點頭，便向茜玲說：「茜玲，你今天晚上應該陪我好好玩玩，走，章茫也去。」

「好的。」兩個人幾乎是齊聲地快樂地回答。

坐上公共汽車，汽車裏的人很稀少，丁穆向章茫說：

「你知道，這裏的地方當局對我的印象很不好，聽說，他們因為我是一個危險人物。」

「你怎麼可以知道？」

「有人在盯我的梢。」丁穆用玩笑的口吻說：「我常給他們開開小玩笑，賃一部腳踏車騎，讓他們跟着跑，他們，全是些笨虫。……」

「你這個人！」章茫這話，不知是佩服還是責備，他說：「你真是一個危險的人，小心到監獄裏去。」

「多可怕呀？」茜玲掩住兩眼，尖細地叫着：「你們為什麼談到這個問題呢？」

走下汽車，走進那寬大的玻璃門的舞廳，找一個椅子坐下，章茫說：

「喝一口酒，解解悶，好不好？」

他的生命，像幽靈一樣地，隨着風裏微弱的燈光，慢慢地淡暗了。

## 十六

丁穆鬆開了外套的鈕子，在花園的涼亭的石階上，享受着暮秋의 長風。

從石階上走下來，踏着落葉，用口吹着一支悽悽的歌子，像是追悼他青春的輓歌。

「總之，我能真的生下去嗎？」他痛苦地自語着：「這是多麼呆的事情——」

丁穆想着，緩慢地從花園裏走出來：「應該不讓他們知道，悄悄地走了，到隨便一個什麼地方……」

「像一片浮雲一樣，去了永不再回來。」

「朱堅那傢伙也許正臥在醫院的傷床上，這傢伙，可恨而又可憐的，他也許正計劃報復呢？」

「什麼方法，我打我嗎？還是去告我？但是，我去了，也許有人說我被他恫嚇了，那管它呢，見鬼，人的閑言像夏天的蒼蠅，總是嗡嗡而又無力的……」

摸摸口袋裏，還有幾十塊錢，他實在厭倦都市的生活；他想找一個鄉村住一個時候，「辛勤的農夫多麼樸實可愛啊！遼闊的田野的香氣是多麼清香啊！」他興奮地叫着，他憧憬着一個遼遠的烟水的國土……

跳上人力車，一直拉到門口，開鎖推進房門，還正好聽見章茫和他的母親的吵聲：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上月的薪水叫你用了。」是那老婦人的悲愴的哭聲，夾雜的溫和的責罵。

「早告訴你又有什麼用，用了就用了。」

「那我答應別人說這幾天還人家的錢，現在叫我怎麼辦？」

「非常簡單，」章茫說：「不還他就是了。」

「你……你已廿幾歲了，還這麼孩子氣的……」那老婦人委曲地哭了，從哭聲里可以看出她已在屈服。

丁穆把皮包往懷中一掖，留下條子便匆匆地走出去，「到那兒去呢？」沒有想，就跳上開往車站的公共汽車。

車站上的人是擁擠的，那行色匆匆的一個個焦急的臉孔，忙碌的旗手，連車手，在月台上不停地匆匆地跑着。一輛火車正停在月台上，龐大的火車頭在喘着氣，車上，有零碎的笑語。

走進月台，便跳上車的踏板，車正好在蠕動着，旗手手中的小旗正正好迎風搖擺着，車頭發出嗚嗚的吼叫，在踏板上，風吹起他的衣襟，吹起他的頭髮。

他又看見了那久別田野，那一派淺淺的水溝，一排排整齊的田畦，蕭瑟的原野，高蔚的天穹，乏力的秋陽照着枯衰的樹枝的影子。

而向更遠的地方，他彷彿看見了一幕白的圖畫，凜冽的大漠風，傾頹的長城，銀亮的刺刀，尖厲的號角……

「衝啊——」他快樂地這樣地叫出來，他是沒沉在幻想裏了，他張着手臂，把身子向後仰，準備着要跳下去的姿勢，但皮包却滑下去了，滑在車輪的下面，車輪軌軌地馳過去，向後面，是漸漸遠遠地模糊了。

他忽然又高笑着，回恢了往常的姿勢，往常的慣有的語調，走進了車廂，找一個座位坐下，覺得肚子有點餓，便走向食車上去。

從食車的潔白的座位上，望向秋日的原野，蒼涼滿目，車馳過了中州的大平原，大平原上沒有風，一切都和往昔一樣，靜謐，沉舊，而荒冷！

「來一瓶酒——」他悲苦地叫着，看車窗外，一隻蒼鷹在枯樹上盤旋不下。遠方的山坳裏有一方村落，冒起了道紅的火烟。

——血鐘響了……

他仍清楚地記起了一本書上的話。

## 十七

他走了。

當章茫從自己房裏生着氣出來，走進了丁穆的房裏，便發現了桌上的信，他懷疑地問自己：

「什麼行李也沒帶，他走了？」

不自覺地他推開門，想喚回已走遠的人，他叫着：

「丁穆，丁穆……」

一直到他沙啞了喉嚨，空漠的沒有回音，他拿着信跑出去，他是孤獨了，周玲去了，王亦夫死了，丁穆，剩下的他的唯一的友伴，也悄悄地飛了。

他跑到王亦夫的坟上，那土丘仍照常一樣很平靜，他用簡單的語句告訴那早已安息的友人，他又跑在那原野



上，高聲地呼叫着：

「丁穆——」

回答的是瑟瑟的風，深谷的淒顛的回音。

最後，他終於疲倦地躺在一個土坡上，在那裏，他幻想着許多他從未涉及的國土，永久有春天的花，芳香的青草……

黃昏聚來涼爽的風，他爬起來，慢慢地向城裏走，聽風在他旁邊耳語着，一片遲落的死葉又觸到他的額上，進城後，黃昏愈濃了，他想起：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邊，但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太陽，現在落下去了。

暮秋的白日短促的，家家街戶又都擰起了燈光，繞一道灣子，在這古老的城裏，沿着那淒咽的古老的河，他走向茜玲的學校。

尤里正在臥室裏寫着一篇長長的理論文章，章茫走進去，悄悄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低聲地說：

「老尤，丁穆走了。」

這是很悽鬱的，他低垂着頭，沉默而無語，尤里抽出了丁穆的信，看看日期是一個月以前的，站起來問他：

「茜玲知道嗎？」

「她現在那兒？」章茫遲疑地問。

「大概在校園裏，你去找找。章茫默默地聽了，沉鬱地走出去，向校園走去，兩三個年青的女學生，看見他慌忙的樣子，止不住發出嗤嗤的笑聲。

在校園的遠處的盡端，那兒兀立一個窈窕的少女的影子，她好像在唸什麼，那低低地語聲借着緩和的夜風追過來，有點淒涼，也有點悅耳。

是茜玲，一陣秋風把這少女的戀人帶走了，章茫想着，用沙啞地嗓子喊着：

「茜玲——」

沒有回答，那個少女也許正默默地為她的愛人祈禱吧，她的背影在夜色裏秀美地兀立着，天上有閃爍的星斗，章茫再叫一聲：

「茜玲——」

茜玲像驚醒了地，轉過身來。章茫慢慢地走近她，他在猶豫着，要不要告訴她呢？

「哦——章茫，有什麼事嗎？」

「茜玲，」章茫慢慢地說「丁穆走了。」

這語音使茜玲過於驚愕了，她的通身為一種痛苦的痙攣顫慄着，章茫把信交給她，但她並不要看，她抬起頭來望着冷落的星斗，望着慘暗的未圓的月亮，市中心的紅霧又在喧嚷中升起來了。

那紅霧，吞蝕了無數的人，無數的悲慘的生命，多少笑，多少淚水，多少熱情的爭辯。

「他什麼時候回來呢？」她問，樹木在索索着……

「他，」章茫吞吐地回答着：「他快回來的。」

「他真的快回來嗎？——」

夜，撐起了一段溫挹的風，風的細語……

癡軟的夜，爬着，爬着，爬過了南方的大平原。大平原上潮濕的風，搖着這斑剝的古城，古城在忘却裏沉睡了數百年，多少年城濱那古老的河在淒咽着，和着江水淒厲的呼喚……

完

上海銀行公會同業銀行公會  
**上海匯源銀行**

各埠匯兌往來

活期定期存款

信託放款押款

代理收款解款

其他銀行業務

**總行**

上海新波路九四號  
 電話八二五七轉接各部

**分行**

南京建康路二五〇號  
 蘇州西中市一四〇號  
 無錫北大街  
 滬北大馬路

**辦事處**

蘇州觀前街  
 無錫中環路  
 武進西門外西直街  
 三〇號

**作品** 一卷六期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編輯 野草書屋  
 發行 野草書屋

主編 田野

編輯 王耀南

印刷 新東方公司

南京糖坊橋六五號

每本一元 (郵費二元)

野草書屋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四馬路

藝術與生活社

北平西四南大街30

本刊暫不承收異期訂費

或各關係方面接洽

#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 上海分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外灘十五號	中文八六二八	一七四六三 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部各接轉)

## 南京總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中山東路一號	中文五五四四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四二 二二五四三 二二五四四 二二五四五 二二五五八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部各接轉)

資本總額 國幣壹萬萬元

### 南京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江廈路十五號	中文五五四四	七六五〇 七六五

### 漢口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湖北街九號	中文一一三五

### 廣州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長堤大馬路二六八號	中文六三二八	一七一三一

### 蚌埠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二馬路二九四號	中文五五四四	二五八

### 杭州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太平坊大街	中文五五四四	二七七〇

### 蘇州支行

行址	電報掛號	電話
觀前街一八九號	中文五五四四	一八五六 六九五

## 各地辦事處

蘇州：西瀛里	嘉興：望吳橋	太倉：稅務橋	揚州：左衛街	南通：西大街	無錫：北門大街	常熟：老縣場	蕪湖：中二街
泰縣：彩衣街							